



端溪子傳

端硯

沈愷

沈愷

端溪子粵人名璞字懷珍世巖居弗耀中州士大夫
聞其質美爭欲力致之強而後出離離出物表已不
復居璞中時矣然雅自愛重不肯與世浮沉非藝苑
不入非文几不登惟與中山毛君新安玄卿極相友
善毛性逸自多其才濡毫落紙雲奔川湧不可抑遏
玄稍鈍口中亦時吐烟霞能為五色文燁燁驚人端
溪雖與二子善獨沉默無他長澤能潤物有所求輒
取輒應無不滿意去二子多賴其艮澤之益以故三

子深相結納朝夕如左右手頃刻無端溪子二子縮縮不能自展毛也無所施其才玄也無所文其質然毛質銳過勞則易衰玄體薄過勞則日損坐是不能多厯歲月閱寒暑徃徃至于天折毛之壽以日計玄之壽以月計未有若端溪子烈烈自將涅槃易緇性終不移磨龍萬方一不為動徃嘗與漢張芝魏鍾繇晉羲之唐張旭以及宋米蔡諸公游諸公皆以書名家未必非端溪子之助乃今諸公皆沒先傾逝而端溪子故無恙或問所以致壽之道曰吾何能壽物皆

競巧吾獨養拙巧故勞拙故逸豈惟順性抑以葆真吾惟知順吾性以葆吾真吾又焉知吾悠悠以至有夫今日

野史氏曰吾於端溪子之養拙也每為歎歎久之余生無機心不識人間有蹊徑事或語以聘智飾巧變幻百端出人意料所不及者輒駭且異竟不知作何如事人又羣聚而咻之則顧歛手退避寂若無聞焉自謂天下無拙于我者而今而後可以端溪子自喻矣

之掌握間捷捷若碧琅玕一舉而清風徐來涼思滿
腋甚則炎蒸四布暑愈熾用愈利而開闔變化使人
冷然爽入毛骨若清冰瀉玉壺又度能有容無問賤
貴賢愚有投輒應以故人人樂與子親子亦時時不
忍釋手一無怠容在昔漢之黃文疆蜀之諸葛武侯
晉之王茂弘謝安石其竭忠行孝秉正嫉邪徃徃賴
之是真有大功德于人人天佑其族子孫繁衍繼之
為九華氏七華氏翟羽氏白綺氏湘氏蒲氏羅氏而
族類蔓延或後而麗或約而朴其在西蜀者尤昌熾

蓋其用術精工文質適均而搯縱開闔者大半多出
其門洋洋乎已風動四方矣然善卷舒見可而進知
難而止時大火西流涼風在樹飄然有季膺之思深
藏遠遁雖玄纁物色輒搖手謝不欲至使姓名亦不
欲人知識者以為完節自高而不知者碩橫生口語
曰矣而附寒而棄不免以冷熱二其心矣子聞而歎
曰有是哉吾固為天下驅此輩而碩附之耶且夫得
者遇也失者順也吾亦安時而委順曷榮通耶曷醜
窮耶議者聞之悵然自失曰吾向也但見子之面而

今始識子之心自是不敢以皮相相天下士矣
野史氏曰甚哉出處之難也進不忘物為達退不失
己為高遊于孔門者純賢偉傑夫豈少也此其事獨
斤斤許一顏子時之義不以重乎乃今復見一人焉
曰應時子者抑亦可以為世軌

木通子傳

木通

不諒

沈愷

沈愷

沈愷

沈愷

木通子字尚理世居山中抱朴自隱若不知人間有
幾械事身日隱名日益起歷虞夏商周稔知其材累
召累謝不欲有梓氏者說之曰吾聞通者不諒子諒
矣通其謂何與其塊處山中無寧出而試之用木通
子曰吾無聰明不能官耳目吾無文章不能備史職
終不敢以匪材累明時無已願以齒牙自效或庶幾
供使令之後然分朴愚不能以自用梓氏聞之喜引
而出山顧且與偕時時琢磨其質久而化焉疏朗洞

達雖毫髮纖細悉也至穉穉有凌牙縛厲之風非復
居山中時矣遂出而為天下用而天下有不斲之事
徃徃質為一舉手而解即有宿垢沉穢雖醫家見之
縮手不前苟一遇子無不灑然脫體好晨興不能以
晝見人問故曰吾非好晨而惡晝也修容飾貌將以
教為人臣為太子者旦旦夙興以禮事人不顧其蓬
蓬垢首必貽羞于白日以故人無問識不識每旦望
理者滂然雲集子皆隨手輒應紛者以解滯者以疏
垢者以剔絲絲縷縷罔不帖然以就于理雖聖如周

公一沐三握不離左右流弊至晉懶散成習才如叔
夜旬日一接或經月一接稍稍濶踈矣終猶不能棄
去惟釋氏者流則視若生客甚若途人終歲無毫髮
齒及子頽笑曰汝雖不我親我亦不顧汝親也然木
通子以用事日久苦于勞煩齒牙動搖日就于敝形
亦枯槁時亦鄙其為人歸老于家乃喟然曰而今而
後始知梓氏其真敗余哉其真敗余哉使我老于山
中未始不葆我真以全我天豈遽至于此而今則嗟
無及矣

野史氏曰語有之狗時者通忤時者窮夫通則何窮
之慮木通子櫛風痺力不知幾朝夕乃至於失其故
吾有不自知此豈有異故哉蓋其為人者重而所以
自為者輕無惑乎悔山中之出而恨梓氏之真敗余
也余每為歎歎久之

貞素翁傳

肩

陳塏

貞素翁者宋人孤竹氏名筵字子陽貞素其號也上
世祖曰五明佐舜舜歌南風五明協之民愠用解策
勲封國為孤竹曰氏焉五明子九華當夏時能驅九
鳥氏之餘烈復佐少康祀夏配天少康曰爾惟與我
若子孫同休故孤竹氏世世為夏忠臣其後有名統
者大用於炎劉之世炎德既衰棄弗用有恩情中絕
之怨統裔孫羽為孔明裨將五月渡瀘孔明手握羽
籌運拍畫成須之南人以平晉時有名蔡者徒居會

稽獲愛於東山右軍書法妙絕人罕得惟於蔡也無
吝自後族鉅以蕃散處天下莫能詳其世次外至高
麗日本亦流其派往往有逃回中國者其在中國惟
蜀與金陵為最盛在蜀多黔在金陵多哲蓋地氣使
然也貞素金陵之族圓首方趾頎頎昂昂善自檢筋
骸之束弗弛質任自然而華美外著詩所謂追琢其
章金玉其相者也好服深衣裂布斜幅縫齊倍要服
之襜如是尚有尚綱之志故號貞素以自表焉性極慈
仁夫人有病於鬱懼於酷罰熱中不平者率攘臂奮

身解之緣是憂思癰癰骨立遂不耐寒恒深居簡出
其備豫有如此者故諸夏之人聞而愛重一覩風采
莫不翛然襟爽若遊松壑而赤立層冰也人聞貞素
貞素弗聞於人嘗自言曰用則舒張吾道樹之風聲
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不用時也吾何求哉宋高宗建
炎中夏人倡亂熾毒南紀時在位諸臣皆束帶狂叫
對食不咽有以貞素言者高宗曰予聞乃遣行人白
金聘致之上御昭陽殿凭玉几授之節而命之曰昔
我藝祖宰御寰宇長育庶類包荒妖孽不忍撲滅故

元昊之亂遺數世乃息茲予將光復丕圖開明堂受
諸侯琛貢繫炎荒不順風化不行爾為朕夏官卿爾
尚一乃心力盡掃滌之弼予涼德貞素拜且舞言曰
是其亂之稔不可殲之臣愿率衆排遏禁勿肆掠俾
民有寧居天道好還彼自消息若碎身粉骨臣分也
敢辭上曰惟爾處分乃夏四月徂征數大戰至授衣
之候始定歸而上功數實天子嘉焉一日上疏曰臣
聞量力而任者仁聖之君也終事而退者明智之士
也臣不敏獲收此汗血之勞鼓舞倦矣願乞骸骨歸

上賜允朝士榮其行繪圖而送以詩於是自稱素翁
以老復有諛於上曰是夫也俠客之雄輕薄子也趨
附炎執者也前日之後雖克有功然播弄威福甚矣
上信之籍其家擇婦女之秀麗者羅裙繡襦充入掖
庭其男子則以端陽日給賜功臣家為奴惟翁免後
屢有白其誣者上亦尋悔之翁終於壽太常以博士
議謚忠清

高宗皇帝御用書人黃文煇書於國子監

外史氏曰孫竹氏惟伯夷見賢于孔子其清風足以
廉頑立懦然與貞素族末世譜牒不明或冒遠祖翁

雖非其後論者亦以為才近伯夷夫翁於進退之道亦幾矣乃以輕薄趨附播弄威福見諛是非之可變龍如此哉高宗若終用翁之意必能鼓芳風以扇遊塵肅清沙漠為千古大快詭人構事枉害忠良嗚呼是惟建炎之衰乎

六物傳序

武進朴菴陶澤撰

君子之立言有正有寓易之象詩之比荀子賦莊子書太史公滑稽傳率是寓也何以有寓也菽粟布帛日用而不知其美也空青水碧諸世外奇寶見之無不異者異之故玩之玩之故有得焉此寓之所以為訓也余不佞安敢擬諸作者間嘗病舉業之確也思托諸奇詭以自放迺取青奴煖呂瓶蠅蚊虱蚤為立六傳時時玩之以資譔笑何以取六物也切於用也害人也何以係唐也變故多也何以係明皇也好色

也何以係武后也用酷吏也夫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讀者甚無以戲而少之哉

目錄

墨姬傳

竹夫人

錫姬傳

湯婆子

歐陽憎傳

蒼蠅

辛螫傳

蚊虫

混沌遲傳

白虱

毛隱傳

蚤虱

墨姬傳

竹夫人

陶澤

墨姬者孤竹君之後也母荀氏生姬於蒼梧之野姬
為人冰肌玉骨有烈女風然思祖伯夷以清節死遂
變行和而不流自天子至於庶人與同寢抱懷不亂
嘗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
我哉唐明皇天寶五年夏六月被選入宮帝居華清
宮思南方多事終夜不寢面赤汗流浹背姬每虛心
以解之由是遂得專房之寵雖貴妃不與亦不忌焉
帝欲幸輒辭之曰曾子謂十日所視以妾觀之豈但

十目執帝為凜然有後進錫姬俱被寵然每更迭用
事不得覲面帝咲曰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
每休沐乃相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一旦錫姬相曰君勁節多骨必得近幸然身如
槁木未免火災之厄墨姬曰妾見君如探湯第可糊
其口於四方耳安得傷吾六七尺之軀哉錫姬曰誠
荷足下眷戀之恩故敢冒進溫言今乃惡妾如探湯
所以不能不熱中也墨姬大怒爪其膚曰吾恨不漆
汝頭以為飲器帝力勸乃解各置別宮永不相見墨

姬雖被寵然無人道之感而有娠帝以為不祥筮之
得屯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姬聞之懼往來
憧憧莫知所出肌骨枯槁帝寵少衰秋夜帝夢遊月
宮極寒不可留姬與貴妃爭寵誤批上頰帝寤怒曰
與卿同寢芒刺在背所謂剝床以膚也此輩但可束
之高閣目以柱斧撞之姬走避床下嘆曰將恐將懼
置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世態炎涼乃至此乎
居數歲室廬益荒廢至於蛸蠨在戶二子破腹而出
卒符十年乃字之言姬發憤抉目解體自投於火而

死於是火災之說亦驗所生骨格雖肖姬然削方為圓無復峭直之行云

太史氏曰墨姬之行可謂善學伯夷矣然君臣朋友欲其久而不厭者宜莫如敬而姬乃削去邊幅至於同寢裸裎而不知愧是能以其可學伯夷之不可不能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至其晚年失寵不能自遣至於自焚則又與少年所行迥不相似何耶夫四時代謝成功者退亦各從其時也姬乃欲無冬無夏獨擅其寵可謂不善處窮者矣火災之厄其能免

錫姬傳

湯婆子

陶澤

姬本姓山晉山濤之後也母石氏生於錫山之岩穴間遂號錫姬唐將作大匠往見之曰此奇儻可居遂鬻而歸陶鎔既久切磋琢磨漸以成器姬為人大腹短項貌雖癯腫然肌膚潔白不施鉛粉而瑩然可愛坐如泥塑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唐明皇天寶五載冬十二月墨姬寵既衰姬以良家選入貴妃洗祿山兒畢即飲以湯作大襦褌以裹之納於後宮然口善傷人每三絨其口焉時帝患寒疾終夜以足加

其腹姬善承順熏然和氣襲人每早朝則勸帝洗濯以自新傾倒必盡帝俯首受納為之改容嘗曰溫恭朝夕卿之謂也帝一日將行幸諸宮人皆競粧以待姬獨坦腹於東床帝指其腹曰此腹中何所有衣得無薄乎姬曰滿腹皆春意何患於薄明年二月春日和煦後苑搆沉香亭成召貴妃燕飲帝乃卯酒未醒不覺心熱頗思墨姬錫姬曰譖之曰墨姬美如冠玉腹中空空未必有也墨姬聞之以為恨曰重賂內侍爐生使疏其短爐生乃面折姬於帝前曰姬為貴嬪

而蒙布被詐也飲必盈腹貪也雖有涓滴功然非臣等吹噓之力則不能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陛下與姬寢一跌足則傾漚可立而待詩云艷妻煽方處其是之謂乎於是貶姬幽居冷宮姬既廢面如浮垢背有台文遂得消渴漏疾老不任事又明年冬帝夜寢思姬性行溫克心悲憐之使人召幸姬辭曰誠欲再幸必重加錫命乃可帝遂止天寶十五載祿山反入京師燒宮室姬被焚死焦頭爛額子二長曰壺次曰注肅宗至德二年上皇還京錄帷幄舊功授二子光祿

勲賜歸湯沐邑以奉姬祀子孫蕃衍至今不絕
太史氏曰錫姬一本姓陶氏陶唐氏之後也今按族
譜所謂陶姬者乃錫姬女弟以生於陶復陶穴間故
號陶姬為人甚類其姊但溫和稍不及焉以其嫁寒
士故史氏失傳夫終溫且惠婦人之德也若錫姬者
可謂溫且惠矣且其勸帝洗濯以自新有盥銘之義
焉雖古賢妃不是過也然器小易盈物滿則覆理勢
自然無足恠者姬乃不善持盈卒以口敗豈其不謹
尚口乃窮之戒而致然耶後世守盈成之運者可以鑒矣

歐陽憎傳

蠅

陶澤

憎姓歐陽字子惡池州人其先本高陽氏不才子之
後曰被讐家遂冒姓歐陽父銀青大夫母麻氏少行
極穢人皆睨視如惡惡臭及長貪汚無比見青白必
中傷之唐武后嗣聖元年拜大理寺丞與晚進高郵
辛螿上黨混沌遲藁城毛隱共為貪酷之政憎雖口
才不及三人之利然羅織紛紜百姓瘡痍鑽研切至
人且死猶窮治不能捨以是得幸武后遷光祿勲每
宴常侍左右命守肉憎竊之后怒使自劾憎曰侍食

先嘗敬也竊之而封識宛然智也食之不多又何廉也后不之罪嘗夜宴辛螫侍側問憎何以不在對曰憎止卜其晝未卜其夜一日鎖宿禁內忽夜驚至帳中后堅卧不起久之乃定憎嗜酒至醉墮酒缶中后親援之憎感泣嗚咽不能休憎既得近幸乃引進黨與充滿臺閣求為侍中后曰人能吃得三斗醞醋方能作宰相卿吃得幾斗憎欲陷螫等而目代其位乃上疏畧曰謹按侍中辛螫羽林將軍混沌遲散騎常侍毛隱本以利口得侍官闡流毒百姓淪汚肌膚中

外切齒欲食其肉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螫伺知之與遲共軟血交章論之曰憎以竈下糞濫汚衣冠吮癰舐痔貪婪無厭變亂黑白蠱惑聖聰孟氏所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者也后亦厭其貪汚無恥不呼自至會進見輒舉扇自蔽曰光祿塵汚人每有所論奏至牽裾犯顏后大怒令左右麾之使退憎雍容自得迴旋不能去后以如意擊之憎起如廁乃免由是漸見疎斥稍裁其羽翼會秋社后曰卿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後坐臧臺

尉使收之自投於地奔走蹉跎道遇黃豹共攢食之
子孫雖衆多其麗不億然穢德彰聞世濟其惡人皆
唾視云
太史氏曰甚哉貪酷之相因也蓋貪所以用其酷酷
所以濟其貪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貪而不酷酷
而不貪者也憎居大理則羅織以成其獄至百姓瘡
痍而不暇恤居光祿則眷戀祿食至竊肉而不知愧
畢竟為貪心所使也黃豹之食固不為不幸而子孫
衆多以千億計何耶蓋所貴乎子孫者不惟其多惟

其賢憎之後徃徃皆齷齪之流人得而唾罵之適以
彰其穢德耳嗚呼以憎之近御而能廉潔自勵不以
墨敗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豈非善乎噫可以鑒
矣之曰此郎浮躁輕揚善伺人意若羽翼既成所謂
虎而翼者也幸螫每自負嘗撫枕嘆曰大丈夫處世

所以濟其貪也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貪而不酷酷
矣不貪者也僧居大理則羅織以成其獄至百姓瘡
墨規對然世弊多虧自吏子終豈非善乎觀何以觀
簿其蘇浙耳觀其心醉之出險而將燕樂自舞不
其賀節之終終於背豈獨之無入影而無電之盛公

辛螫傳

故

陶澤

侍中辛螫者字刺姦魏辛毗之後也其族甚多惟居
高郵者號巨族生水澤中嘗草行露宿有書生見而
異之曰此郎浮燥輕揚善伺人意若羽翼既成所謂
虎而翼者也辛螫每自負嘗撫枕嘆曰大丈夫處世
當脫穎而出矣後擢刺史為政嚴酷喜肉刑尤好控
人有帷簿不修者輒治之考訊百狀甚被其害嗣聖
五年夏六月以善刑名入為侍中每夜秉燭視事鼓
聲如雷則人皆流汗浹背無所措手足與光祿勳歐

陽憎入禁闥螫尤為親幸列入大內風動帳開憎咲
曰辛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自是聯床語刺刺不能休
頗有聲聞於外人亦不疑也螫善譏刺后嘗與論羣
臣長短螫曰毛隱性急為害淺混沌遲性緩為害深
歐陽憎饒則依人飽則颺去至於臣無他能惟運籌
帷幄而已遲隱聞之以為憾共斥之曰君本草澤細
人若不得近幸則無置錐之地矣今陛下推赤心置
吾二人之腹中君乃肆其利口流毒天下百姓無罪
而遭其虐吾恐一旦鐘鳴漏盡將何面目復見天日

乎螫曰百姓亦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
憎亦惡之曰安用毛錐螫大怒厲聲曰勿多言請公
入瓮矣由是憎與螫有隙誓不相見然忌其口無如
何也螫用事日久貧民愁苦痛入骨髓達旦不寐呻
吟之聲徹於中外后患之嘗從容問歐陽憎曰外聞
辛侍中威勢若何憎曰陛下法網嚴密螫無所容其
喙后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嗣聖十一年
秋九月后出梨花一枝示宰相螫以陰陽失和當免
螫亦請曰臣老秃不能任事矣遂外徙螫雖徒然威

聲猶可畏後間抵隙營求愈切為帳下撲殺之子孫甚衆世世血食后修凌烟閣圖功臣螫以椒房之親不與焉自餘子曰金未全未尚畏公故強國十一太史氏曰貪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為商其為利溥吏苟廉矣由小縣得刺小州由大縣得刺大州其行不改其利庸可既乎是故貪吏之商不若廉吏之商其利溥也螫以晚生後進利口荼毒天下噴民膏血而不恤謂為汚吏非耶乃自刺史入為侍中子孫血食夫亦有幸不幸耶至於暮年芒刃不利未免營營

乞哀如飛鳥依人向居草莽貧無置錐之地今則無錐可置矣少年英銳之氣果安在哉其為汚吏之戒也的矣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微時常居下濕之地人

未始知也嗣聖五年春三月入宮拜散騎常侍與侍中李整羽林將軍混沌暹光祿勳歐陽愔共事武后隱狡猶多智后指之曰此跋扈將軍也既得近幸遂

大史氏曰貪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為商其為利廉
吏者廉矣由小縣得刺小州由大縣得刺大州其行
不改其利庸可既乎是故貪吏之商不若廉吏之商
也如矣也
魏下置美少平英繼之廉果吏其為其為吏之
之京吐深息外入向國草莽貪無置能之此今限無

毛隱傳

卷

陶澤

毛隱字細君藁城人毛遂之後也為人黑色龜背性
燥急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微時常居下濕之地人
未始知也嗣聖五年春三月入宮拜散騎常侍與侍
中辛螫羽林將軍混沌遜光祿勳歐陽僧共事武后
隱狡猾多智后指之曰此跋扈將軍也既得近幸遂
屈體承順摩頰放踵無不為之或出入跨下亦不為
辱為政嚴酷於螫每夜間決事螫經營於外隱為內
應使人終夜不寢背不帖席隱每以微時所不足者

輒啗之曰是輩無吾目中后戒之曰塵埃中若識卿則人皆物色之矣歐陽憎惡其太銳每以賄籠之不能得既而嘆曰混沌遲推魯可運於掌上至於毛常侍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可量也隱居大內才甚敏捷雖智者莫措其手辛螫言於上曰隱本小人陛下封以膏腴居大厦之間而卧於細糲之上及時去之撚拍之易耳不然吾恐噬臍矣后亦惡其跳梁遂深啣之或至鞭扑隱退曰小枝則受大杖則走可以行矣遂率中屯衛軍作亂禁中古憂忘寢謀於羣臣歐

陽憎曰混沌遲毛隱此二人者一體之人也往年烹遲隱固當反辛螫進曰為隱計有三割據膏腴上也寓居藁城中也若乃陸地而戰斯為下計陛下可高枕而卧矣后曰得卿言虜在吾掌中矣隱出中計后愈憂之遣左右指受方畧席捲長驅捕之甚急隱惶懼不知所出遂自溺死子孫雖衆然進銳退速亦皆如隱

太史氏曰君子為政不可欲速而天下之事每於忙後失之毛常侍遇事剖決可謂捷才而乃為人所譖

何耶性暴故也夫隱之於后本骨肉至親所謂貴戚
之卿有過則當面折苦心諫之雖撻之流血可也碩
乃東縛之馳驟之若牛馬然急則敗矣百姓尚不能
堪况君臣乎后雖少息亦有取也其後乃以小嫌起
兵于衽席卒以溺死昔人云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
器諒哉

清風生傳

扇

徐袍

清風生夏氏名當時越山陰人也其先居蒲阪仕舜
為五明長三國時有以緝羽為業者頗諳兵法諸葛
亮辟置軍中使指揮諸將亮歿不竟其用然亦誠其
子孫以清白自勵代稱名家傳十數世徙淇有虛節
君子為生之父復徙居越娶太末楮氏柔慧而好潔
生生十餘歲即聲譽著聞士大夫樂與游生雅工開
闔之術善適人意或贈之言則開襟受之母逆名以
是益顯當路者薦之召為給事中貞觀九年六月上

避暑九成宮懋甚左右無當意者命中貴召生入侍
執手引之談議風生上為解顏愈益親幸月餘上謂
裴內史盧供奉曰朕自得生塵苛盡去時覺清風生
兩腋間蓋誠用事純臣也今且獨任之因賜號清風
生裴盧二人不悅間使人譖之上謂不宜使生久侍
中恐亂上左右上不聽一日上宮中睡覺無他侍者
止生與所幸祝夫人在側上心始疑之而未果退也
是年八月以中秋節賜群臣宴謂生年少近幸不使
與生不自安乃以秋風專鱸之思上疏求去上慨然
許之約以明年夏復召時裴盧二人方見柄用生恐
其中格已也削迹市朝終身不自表見云蒼意次太
太史氏曰余嘗盛夏見生之黨行者居者皆挾之以
俱至其久也亦輒去而不用豈亦有諛間之邪抑其
世類所係時有宜不宜耳雖然時之未及置以待用
可也敝而傷之不亦已甚也哉

具至其人也亦漸去而不用豈亦所聞之視其
太史公曰余嘗過長良生之黨於青田曾對之公
其中餘已少階也市陳物身不自其具也近幸不使
指之也公即事夏數以報裝蓋二人方其時用也

朱華覺侯傳

心

王宗沐

朱華之先自帝俞氏帝俞氏有子五人長蒼意次太
乙次中黃次素成次真玄而太乙獨慧有精理能經
紀叙秩燦然以故最愛帝俞曰太乙當主予宗乃封
之祝融之墟荆衡間六十四縣國號朱華統系火比
黃帝立且制文字衣裳陰陽律呂以為非太乙莫可
使召為司正既備事而太乙固求守舊官帝不能奪
乃益封二萬戶遣歸以故子孫更夏商世業儒凡典
章道術天文地理律曆皆有記志構成而吐之周武

王時而朱華文侯赤立周公旦述易序周禮君臣上下交會郊祀天地儀皆藉赤功居多後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及魯道出朱華未嘗不訪擇折衷焉歸而樂正六經各得其所故孟軻嘗撫而歎曰思則得之蓋美之也又數傳至秦昭王之十年而朱華覺侯始迷立始迷之生也立時十有四年矣是時秦強數出兵苦山東列國而朱華頗遠目亦世世自治閉關不窺兵秦六國亦卑朱華不與會盟說客無足跡比覺侯立固年少且素憤不得爭權天下語稍稍聞諸

侯而客仕完乃南入朱華仕完燕人也其先經緯氏與太乙同事黃帝畧相次第其後有致氏澤氏更顯三代間入春秋時有曰饗者以罪失侯而完乃為布衣客游諸侯間與蘇秦張儀樓緩昭滑之徒為縱橫持兩端首鼠云覺侯固願客聞完來大喜乃延坐曰客幸不鄙辱救國亦將何以教寡人完曰方今六國並力於征伐厚幣割地交質以務富強稱雄制而君侯獨閉關靜守抑亦有解乎將獨力不足也覺侯曰夫征伐以力寡人悉索不習之賦贏可得萬執轡與

諸侯周旋中原豈不足當一隊之士哉顧志以寡人
承藉先世之業祖宗之靈不被於外患而太乙之勳
文侯之績世以道術承天子以仁義養萬民間里習
謳吟大夫曳縉紳自以為強且富無所庸之屬寡人
幼且新立亦安能謀強以外哉然色微動完知覺侯
之可撼也乃曰必若所言是不旋踵而亡也覺侯起
曰何故曰王以山東關中之兵交且相讓乎將統於
一也苟必一也則弱之肉強之食非使刑夷殄滅漸
盡而後已夫朱華兵不北出固已無帝心朱華不為

帝而天下有一之者朱華寧得晏然枕肱而已乎此
臣之所以為君侯懼而寒心也夫朱華之先臣之所
知也世有令聞是誠無慕於外然臣聞之千章之林
其驚鵠鷓鴣棲乎其中者參差若萬一矣大風而群
翼悉蕩或起或墜無寧居者是豈無大小勁劣哉其
所以使之者勢固然也今以朱華之先固六國所仰
望誠教習其民使為鴈行方舟江漢馳使齊魯之郊
以智慮奔走天下且韋兵不及國目得以其暇治孫
吳之謀備戰守之具以逸制天下虎鬪之勢以此言

之爭衡天下朱華得為土倭語曰雖有鎡基不如待
時君侯不思其大者而區區守先業以為圖存倉無
見糧士無堅甲郊無固壘以處此時是適荆粵不携
弓矢而具俎豆也必不效矣覺侯大喜致完就上舍
具食給之將任用而左右大臣郎吏聞完語皆半疑
信不敢定然稍眩驚之獨故相有曰良者極言完逐
時以虛詞中人主幸聽當敗且非朱華故事不用良
謝病稱篤居頃之覺侯復召完與語而宮中侍人聞
國有上客皆竊窺聽之完意以為覺侯心雖動獨得

內言費決當益堅屏後微有聲知有人乃繆謂覺侯
曰君侯立幾年然未聞有適家意者後宮其亦有未
備乎覺侯曰粗足使令曰臣入君侯之境知國之可
以順治而未可以爭時也自周穆王失政天下羈士
並飾悍夫荷戈苟可以張尺寸之地獲鎚銖之益者
不惜擁篲之厚持畔之羞而競為之何者成大功者
不計細行定大計者不矜小名且先王之分爵祿也
有高下之等使貴者別賤尊者殊卑是豈獨使犬牙
齟齬易制收治哉亦欲順人情使明得失用奔走天

下也今朱華之國僻在南陲杜道絕使僅僅食土之
所有更費其民人安不習旗鼓語之出疆則若起痿
人而強之步此所謂三代之化而非今時之令也夫
聖人不能違時賢者趁時不肖者失時故強稱伯主
盟諸侯兵車號令推身於壇坫之上者桓文之所以
放弒而爭也挾策用術籠絡自騁委綏振履受天下
之走集懸象出政而蠻夷通道中國震懼仰以周旋
者帝王之所以悉智而求也今朱華之國位在千乘
而儵嗇滄朴無咫尺之使通於諸侯則是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越裳翡翠宛珠傳璣
不飾浚宮而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充下陳令不出
境強不藉鄰而獨與百姓休息夫民難與慮始儒難
與議變此豈所以明得志快意當前稱雄於海內哉
君侯幸誠聽臣則齊楚三晉可使致伯秦趙韓魏可
使奉王帛拓地斥疆補先世之所未備增耳目之所
未有邯鄲之產高唐之謳可充下陳馱馱之騎珠翠
之飾可實廐庫而君侯為伯南面稱孤世世稱頌功
德如其不效則臣頸不足以當戡戮腰不足以當斧

鑽然願自伏法以明欺君者卒不可逃且毋令後客復蹈也覺侯拊手稱善而宮中人固聞皆喜請曰國幸得客乃爾趣信任奈何二三懼卒去無以苗之而覺侯始益決翼日乃置相即完主斷國政悉更其舊為一切天下智謀狙詐之士躡躡比肩而至起民為什伍銷糧鑄兵數年稍稍侵奪楚地以自益諸侯聞之乃皆通使深相結媾而故舊繩墨之士悉屏棄不用覺侯亦自喜以為強可遂制天下輕重遂博取善馬美女為馳獵縱樂以明得意完固秉政恐覺侯稍

奪之日以娛樂肆侈中導之而完所施行刻方圓枘屬於朱華故事相矛盾初與五國共盟洹水期為後行以擯秦比五國敗而完即遣使入秦其舍人曰向與五國約奈何完曰吾何知知請命強者而已其意行大都類此其事近已尤宜於戰國時事是以人主聽之瞿然顧化無不甘心而朱華故老父兄皆習先世頗頗稱不便語聞於覺侯而太乙之業稍衰矣一日覺侯出朝獵智丘數十歲老人數十人皆皓首博帶我冠扣馬而請曰君王數野次得無勞甚覺侯曰

韋謝父老老人曰君王向不獵而今獵豈非以客相
國事意得暇為樂乎覺侯曰韋父老無恙子弟力戰
交諸侯暇以選治備非常非敢為樂也老人曰臣願
有謁於君王久矣未會有路今得望顏色是天幸非
人力也曰奈何曰君王憂社稷畢力殫智為祖宗展
拓未備幸甚然臣等在田里數聞太乙有此土始事
以經紀精理事黃帝三代非見客完所云去者故享
封數十世無違道用術與諸侯角力鬪智兵甲豈皆
籌不及哉其道有所始而業有所建也以故知臣之

愚得父子相保以至白首睢睢盱盱君無憂勞而臣
不畔逆故閉關絕不與六國為左右者自信其計也
夫殺人者人亦殺之謀人者人亦謀之交有所偏計
有所短地有所必守城有所必攻君王以旦夕之得
計也臣恐六國以朱華之素守道而卒變也持左券
以責於君王則臣垂老未知死之所矣夫仁義者德
之首禮樂者治之徵客言卑吾舊業是當保其無害
也而卒有伏禍則恐客之為君王計未諛也且臣非
惡客也客意誠善然臣聞客出經緯氏之後而客言

固非其祖之物客方背其祖而以教君王是相胥而陷也自客秉政國之民女子勤織不以為衣男子疾耕乃以給輸為利未幾而負天下逐時之名有不信之心丁男老弱如去田里而倚市門騷然耳目變駭且王府之典章備載舉而行之足稱永世君王卒信驟說棄逸任勞曾未足稱志而有背先祖之失臣恐百歲後君王不可面宗廟矣覺侯面黻赤汗浹背曰父老幸教寡人寡人方幼故計未至此且先王之藏亦未之覩也顧其僕僕曰行時偶携敝篋得本記吾

父云是先世之藏副冊也黻視之乃太乙事黃帝時事而周公旦頗綴有彖言實朱華文公教之其言序爻卦寓治國大都吉凶順逆無不較然令後世子孫無以加覺侯曰守此足矣客言誠妄幾誤而翁國事乃徧拜父老夜馳歸仕完聞之歎曰吾固知大功不諧於俗雖然何所非吾事哉卑騎已去秦而覺侯齋請命於祖廟以志過始悉及蘓政仍閉關召故相良與之相印曰吾覺矣吾覺矣國人喜因共稱覺侯仕完後在秦再用貴顯而其後有廡氏捷氏轉散處四

方天下之言爭時者稱焉
太史公曰人言貪夫狗財烈士狗名夫以道理其國者其於智力若水火然仕完其先為經緯而完乃教人富強非智丘父老言朱華不幾喪哉孟軻有言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學者貴擇術况乃國也始迷不遠自悟奮然及舊政廟得稱覺賢矣賢矣
文惟實公曰賦題亦實公華文公後人其言
必不與夫事矣

曲秀才傳

酸酒

胡膏

曲生先年氏裔也世居田州其種類布散天下遂為繁族生奮然厭俗支離破碎之習日就矩範以廉隅自飭時杜康氏相國欲得賢聖臣為輔遇曲生一見即器之曰子今之傳說也薦於上上喜命與米原林同待用光祿既而曰卿於原林雖宗國而性各異宜朕將命玄淡真人為之調和融導於其間庶幾相頌以有成也居旬日二子皆漸濡浸淫將別化而不自知矣康相以聞上曰茲可用矣然恐渣滓未盡脫去

尤未可以入聖易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命令司槽
攄荷重負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由是醞釀益精澄之
不清撓之不濁不當在賢人列矣遂命出知甌城郡
一日外方賓使至選擇群臣中無足當酬對者上曰
吾固知非曲守不可遣行人司偕提舉官往召之數
扣而後至至則與錫子注鍾可容共對客使語數而
有節宛而能通飲之以和主賓驩好泱洽芥蒂咸釋
上喜甚命專柄主客司事嗣後賓客久不至二生間
敬日久意頗不平又復以一時意氣不協自相攻持

其憤憤鬱逆之氣直欲上顛而無由達也遂惋悶成
疾幾至滅性上聞之已頻感曰吾方將辟汝為青州
從事今若此是終不失為白木秀才也遂貶為瓊州
秀才人亦遂呼之為曲秀才云

太史公曰天下無全人人惟能取人所長濟己所短
用不匱矣曲生初輔藉於原秣繼引化於玄淡乃克
樹傳相之業而竟以一時意氣不終晚節卒至於自
相攻軋以敗易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豈不信哉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醉女傳以女形曰醉也...

混沌遲傳

風

陶濠

遲字緩卿混沌子之後其先去太古未遠氣化而生
 世家上黨遲性急緩頑鈍無耻破裂邊幅有相者見
 之曰君腹垂過膝必作黑頭公但形如猪相死必遭
 刑及長與池州歐陽憎高郵辛螿藁城毛隱共事武
 后后錄囚輒使四人叅治之憎等雖稱貪酷有時而
 已至於遲則吹毛求疵細入毫髮下至禽獸亦被其
 害以稱上意拜羽林將軍與毛隱共宿掖庭二人相
 得恩同骨肉寢則共衾坐則共褥遲既得志與隱大

作威福上下騷動不能安寢人皆側目后覺之隱善
規避遲以首惡獨坐大恚罵曰乃為猾虜所賣隱自
負捷才遲以鴛鈍位反居上甚恨之乃數遲罪曰居
高位肉食而使元首叢脞不忠也亂頭養望人皆岸
幘見之無禮也蠢尔無知為人所愚如弄嬰兒於掌
股之上不智也遲曰子惡知我夫疾痛疴痒而敬仰
搔之非忠而何奉頭奔竄擊踣曲拳非禮而何作事
隱微善藏其用非智而何遲腹肥嘗偃卧見后輾轉
不能起后曰汝腹肥百姓瘦矣雖擢髮可數其罪乎

遲揣知上意遂變形匿上林中然猶不忍忘其養
之恩曰遲遲吾行也后密詔捕之不能得復竄於不
毛之地衣垢弊之衣而為惡尤甚憎螫共為膚受之
愬后怒遂舉族烹之臨烹嘆曰以相者言臣固當烹
但負吾赤心耳詩云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其我之謂
乎遲烹而子孫在上林者尤盛然亦多遭極刑或然
或烹或少小已被手刃人以為積惡之報云
太史氏曰人有恒言炳明決裂者暴之徒舒徐陰伺
者善之徒昔以為然特虛語耳何則混沌遲性隱忍

見人匍匐若不能行其善之徒耶而其為害至久盤
踞牢密率不可去其被禍也尤酷至於舉族烹之天
之報施其何如哉嗚呼寓至巧於至拙藏大智於極
愚久矣執遲之行詐也子孫遭極刑多被手刃黑頭
公可久作耶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公可久作耶 下語之不詳乎生不詳于其外之體

冰壺先生傳

黃蘊

徐子英

冰壺先生姓疏氏下蔡人也家於平原有族散處四
方故名氏不一要不外於疏也先生初事孔子嘗同
厄陳蔡間後入於漢莫於晉不知其壽幾何也既出
接浙而行隱於湓浦淡然自適面如塗蠟無食肉相
或謂其宜久交可以終三年淹者後徙居斥鹵甕牖
自處人恐其有去志以石塞其戶先生不校恬如也
久益諫知先生已安適乃去其石先生亦不以介意
性至清介日接田夫野老在簞食間處之泊如至於

五侯王公貴卿食前方丈亦必以先生為紹介先生
不至人謂之無省目遂不雅矣故先生常從醢人侑
殖籩飴羹之用焉其雍容俎豆之次必齋如也與羊
舌氏同仕趙獨先生有清白名一夕大雪王宴於雪
宮酒酣吻燥渴思見先生亟召之冒雪而來風味楚
楚王大悅曰卿有受辛之名在人齒頰間久矣何相
見之晚也先生曰臣清淡之士王方與貴臣樂膏粱
間酒時安能用臣苟非厭飫於彼臣亦不敢見也王
大笑賜圭田一區羊舌氏用事華元殿之烹羹享士

有滌指不及嘗遂覆之其後懲於彼者多吹噓先生
先生曰吹噓我者疏我也吾其隱矣時北海逢萌聞
其風甚噀之乃載之偕行過於市曰幸乎潛而勿用
吾與爾夫厥後石季倫以豪侈聞天下食客幸衆而
獨慕先生致之不可得季倫乃奉味二十七品將以
萍氏幾之使出置於俎間味脩然四座盡驚訝其出
之速也時王愷亦欲致之不可得乃賂崇帳下督得
其策遂致先生季倫薄之絕弗與交後愷亦疏之遂
歸滄浦終其身焉

太史公曰冰壺以清名負冰檠之操介然自潔高蹈
丘園有足尚者一旦出非其時以召疏辱而不能保
其令聞惜哉
其風甚器又乃熾之節以過於中曰章名節以風
其風甚器又乃熾之節以過於中曰章名節以風
其風甚器又乃熾之節以過於中曰章名節以風
其風甚器又乃熾之節以過於中曰章名節以風

石文侯傳

視

陳師

君姓石氏諱居默其先肇源於越南之羅浮後衍於
諸巖派於端之羚羊峽故君世為端州人性耿介堅
實不事華藻隱居蒙茸山澤中自黃帝公孫氏受上
帝玄女兵信赤符使威不軌蚩尤既拔九州攸同天
迺錫以河圖玄象於是更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治迺
畫野分井披山通道其臣大容作咸樂頌帝功德又
請遣虞師採銅於諸州鑄鼎以為萬世法程因識君
於巖壑中覘其圭形玉質蒼色膩理殆恂恂然樸雅

君子也遂欲借以往君堅辭弗起帝曰疇若予工于
時惟臣有共鼓者識君性剛柔健順腠理所向白于
帝請聘以金戈詔曰可即以金戈往徐而叩之君琅
然有聲受命如響乃遂辭山澤中於是君稿樸猶素
也後之道中有祝生解生者見而竒之曰君良材楚
璞也詎他山之石擬耶惜不知所以裁之耳乃與君
共處決旬刻其鱗斲滑以修澹相與砥礪而琢磨之
遂斐然成章頑者去樸者文疎鹵而勁者澤器質融
液可方可圓可廣可狹制器尚象與時宜之而渾涵

和潤之德殆盎然克藉甚矣名既成所交益廣迺與
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友善朝夕游
藝出處共之超然各出所見若缺一不可帝因稱為
四先生不名也君喜飲潔水飲亦不多雖經宿亦冷
然充溢如故其他頑鈍魯裂文理麁惡者不可勝數
或藉名端州試飲以水則旋飲旋涸帝以是益辨優
劣知君廉潔寡欲斯所謂端人也愈親幸之每臨政
事堂命中書君草詔君必先几席及宣城毛元銳華
陰褚知白若燕人易玄光則又宅君為寮每懽然相

洽曰吾賴石先生生色也時沃以乳泉灑以紫雲籠以青塵則蘭麝隱報馨香馥人君氣吐虹霓景吞衡嶽灃然有烟雲千里之志大而天文地理以及古今治亂草木鳥獸之跡無不紀述獨與鴻生鉅儒為伍益用之君體質益潤弗嫌也獨不喜俗子然亦間以徃故人謂君歷年愈深則量愈宏虛其中而澤其外至久亦容質不少毀信如唐子西所云謂君壽以世計若宣城諸君不日瘁則月敝矣又安可同日語哉然性雅好修潔若濯以流泉浣彼膏膩則冰冽猶故

也君既以受上任使兢兢惟恐失墜鎮靜自守尺寸罔失帝曰俞哉統和天人熙亮帝載惟茲重臣實有勞勩矣廼封君為文侯勅居蘭臺石室中清曠自若欲有謀則就殆不恒召且申誥云河山帶礪卿善自持昭我王嗣矢其文德吾世世子孫無相忘也君即就上几所拜命若濡濡泣下曰臣受恩甚渥顧利堅貞云嗚呼侯之名其來舊矣蒼頡籀文石鼓籀刻遐哉邈乎若夫姬文之創辭宣尼之翼易屈原之明志鐘鼎之善書懷素之獨步百家殊方弗可悉矣自有

文字以至于今舍侯何以哉世有代遷允無休廢余故表而傳之侯之族山巖石谷瀰湯中外雜不可記惟端產者為姓家著云外史氏曰夫鋒銳而輕滑侯孰與毛宣城楮華陰濃豔而善染侯孰與燕玄光迺區區知白守黑以靜御動受主上獨眷注終始顧不以彼易此豈非邁歟不然則儀衍升堂相如入室矣十翼曰介如石貞吉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侯固知道者哉

六安州茶居士傳

有序

徐曠

居士茶姓族氏衆多枝葉繁衍遍天下其在六安一枝最著為大宗陽羨羅峽武夷匡廬之類皆小宗若蒙山又其別枝也巖泉徐子曠者味古今士也嘉靖中以使事至六安欲過居士訪之偶讀書宵分倦隱几夢神人告曰先生含英咀華余侍有年矣昔者陸先生不鄙世族為作譜且雜引為經每枉士大夫余輒出其文章表見之陸先生名愈長余亦與有揚之之力焉先生其肯傳我乎余當

以揚陸先生者揚先生徐子忽寤睜目視之無所見適童子盥雙手捧茶至乃知所夢者即茶居士之先也遂作傳

按茶氏苗裔最遠洪濠初上帝憫庶類非所開形性二局各有司存焉茶氏列木品凡木材大者千尋其最小須十尺又與之性為清為香為甘茶氏喜曰庶矣庶矣未也吾往叩當益我乃伏闕訴曰臣荷恩重願世授首報然為子若孫計請乞藩封上帝怒曰小臣多欲罪當誅時帝方好生不即誅下二局議司形

者曰罪當貶其處深岩幽谷其材二尺許性者曰與之苦疏請上裁詔可之茶氏伏罪而出於是其處其材世守之歷數百年皆山澤叟也無顯者三代以還國制漸備間有識者然遇山人輒仇仇不敵類我賊焉其少者最苦之長者曰吾以旗鎗衛若山人聞之怒深春率女士噪呼入青菴中大擄之俘斬無筭并旗鎗奪焉有死者相枕藉者偃者仆者有子立者有傾且倚者有髡者茶氏愈出首愈敗然偵之則間謀挑釁多吳中人乃謀諸老者曰吾聞吳強國也昔

齊景公泣涕女女矣吾如景公何春秋求成之義盍
修諸衆皆曰然於是長者自啣縛就山人俯伏曰吾
不敵矣君特為吳人獻我耳勿信君衛吾吾當令吳
人歲歲貢金幣山人曰有是哉有是哉於是徙其衆
成就山人山人始為通好然亦無甚顯者嗣後有楚
狂裔孫陸羽先生者博物洽聞聞茶氏名就山中訪
之登其堂直入其室寂無纖塵躊躇四顧北窓間僅
石榻一設山水畫一幅蒲團數枚香一爐碁一枰古
琴一張案上有周易義皇墳典古詩書若干卷茶氏

不出戒諸子曰先生識者若等次第往見之以月日
為序少者最尾先生擊筑而歌乃出迎披蒙茸裘衣
朴古之衣或蒼蘚迹尚存蓋茶氏山中習云乃延先
生坐先生問弟子弟子以次第見之獨少女誕穀兩
前故名兩前最嬌不出先生不知每一見者咸嘖嘖
歎賞為品題深有味乎其言也時茶氏以獨居不成
味無以款先生出而呼其相狎友數十輩共聚一室
焉願各獻其能共成大美悅先生有第一泉氏第二
泉氏第三泉氏有筐氏籠氏瓦壺氏爐氏火氏孟氏

筋氏其果氏匙氏列堦下聽先生召始往不召不敢
往於時先生張口舌傾腸腹締交茶氏咸慶知己即
命兩前出行酒先生一見大異之謂曰此子標格氣
味不凡仙品也他日當近王者大貴第寶藏之勿輕
以許人然造物忌盈汝子姓當世世顯榮發在少年
汝將老宜讓之當淡泊隨時高下不問類可保長貴
若兩前勿輕許人茶氏曰諾因命兩前入遂入乃呼
端溪氏玄圭氏楮氏中山氏咸就見中山氏免冠曰
願乞先生言用旌主人先生命孟氏來連啜之一揮

而就譜成經亦成茶氏再拜曰吾得此後世當有顯
者先生賜遠矣遂別去今茶氏之譜與其經大散見
文章家茶氏名益重茶氏世好修潔與文人騷客高
僧隱逸輩最親昵有毒侮於酒正者輒入底裏勸之
酒正盡退舍不敢角立又能破人悶好吟詠吟詠者
援之共席神氣灑灑腸不枯驚人句迭出焉故茶氏
風韻絕俗不與凡品等特頗遠市井或召之老者亦
往士人由此益重茶氏凡筵上賓修婚禮必邀茶氏
與焉山人者流知士人重咸重由是益廣其資生為

之去濕就燥護侵伐防觸抵千百為計雖烈日積雪
大風兩山人視之益篤然所居率無垣墻之制上帝
不賜藩封也吳中人知之更為餌山人山人不從果
貢金幣歲歲如初言山人遂德之與茶氏通世世好
不絕一日有乘高軒者過其門詠老杜灸背採芹之
句茶氏聞之驚曰得無知我兩前哉不數日果有疏
兩前名上者上走中使持璽書命有司齎黃金色幣
聘往金色幣者上御赭袍示親寵也有司如命捧幣
聘茶氏不得已命兩前拜賜有司促上馬兩前上馬

威陳仙樂設旗幟擇良使從之計偕以上兩前馬上
歌曰妾本山中質山中身蚤辭毋兮多苦辛黃金為
幣兮色鱗鱗今日青林明朝紫宸何以報君王恩又
歌曰金幣纏頭兮百花帶鼓耽耽旂旛旃旃苦居中香
在外紅塵百騎荔枝來太真太真兮今安在一時聞
者皆泣下至京師直排帝闈入時上御便殿兩前叩
首曰臣所謂苦盡甘來者蒙恩及草茅願赴湯火上
憐之以手援之至就口馬上厚賞賜使者遂封為龍
團夫人命納諸後宮宮中一后三嬪六妃九貴人十

二夫人一時見者皆大悅即延上座寵冠掖庭兩前
性恬淡不驕雖群娥亦狎且就之自后妃以下無少
長少頃不見輒索其隆眷若此然兩前不能自行往
必藉相托乞恩於上上命玉容貴人與之俱玉容者
其量有容故以容名玉容謝曰臣今得所矣昔上命
黃封力士入宮禁力士性傲而氣雄且粗豪慣恃上
恩至有擠臣傾仆時者臣嘗苦之不自禁懼無以完
晚節臣今得所矣兩前亦以玉容同出身山家甚宜
之上謂兩前曰吾欲汝世世受國恩汝有家法否兩

前曰臣微賤無家法臣世奉中國不通外夷然族有
善醫者西番人多重賂之君王幸為保全使世守清
苦之節以免赤族當關須鐵面上曰然以兩前請著
為令至今西羌之域尚有巡茶憲使云茶氏由此世
通籍王家益顯且遠矣

贊曰草木之生皆得天地之精之先也五穀尚矣然
華者多不足於自實者多不足於口類皆可得於見
聞而下通於樵夫牧豎不為貴神仙家以松栢芝苓
服之可長生吾又未聞見其術借有之其功用亦弗

廣皆不足貴也若茶氏者樵夫牧豎所共知而知之者鮮能達其精其精通於神仙家而功用之廣則過之且世寵於王者而器之不少衰焉吁最貴哉最貴哉

湯氏傳

湯婆子

王君賞

燕之市有麗人焉姓湯氏其先簡狄蓋成湯之裔也世居錫山之陽未離襁褓為陶冶氏所得陶冶氏甚憐愛之然幼頗頑頓塊然自處情無所用之鄰閭見者亦訝其無成器云陶冶氏憂焉多方化誨俾習於井竈刀匕以鍊之自是湯氏聰明日啓矣方及笄性嗜水凡所飲食必以素視芻豢膩濁若將浼已年漸長氣體益和度大而容謙虛而不溢啓處終日無歌容世情恒不便於炎涼彼則投之煖則煖投之寒

則寒漠如也居常誦白圭之玷雖迫而動之略不出諸口陶冶氏益憐愛焉嘗語人曰此兒福澤將無窮必得良夫壻是歲戊寅有客過燕市瞥見湯氏於屢肆往來屬目者千餘人有拭而觀者有揮指而譴者湯氏俛不為動客視而美焉徐啓曰聘乎曰聘行采幾何曰靡爭但此兒成就吾掌握中倘嘗辛苦窈窕無以逾氏若持家則盛水不漏也客未之信既訪諸鄰閭果然遂媒而娶時逆旅蕭條隆寒逼歲客自獲湯氏侍夜則溫然牀第矣客性不喜滌而湯更甚故

雖油油然與之相親狎而衣帶終不解也其貞潔類如此居無何客去燕而之齊齊俗禦寒率以火湯氏不喜火獨床而處澁此亦弗克自溫矣久之貌癯色改無復昔日之麗輕薄者輒以湯婆呼之蓋戲之也湯氏直受之曰是善名我曰而同輩有挈壺氏者欲毀之湯氏曰若沉酒於酒身當文君之壚其取厭於高陽不少妾則飲水自適何忝於若而故毀為也挈壺氏慚而退又有燭龍氏者欲毀之湯氏曰若汨沒于脂韋屢被宵人之剪伐而不恥顧過為毀人耶燭

龍氏亦慚而退又有盆成氏侍客之中櫛久自恃其
擅專房也而欲毀之湯氏曰爾閱人之面多矣茹汗
納垢不可以指數若澹泊飲水吾與爾同爾所飲妾
弗屑也盆成氏慚且恚見於面容詰之曰爾何怒怒
湯氏耶曰然吾三人者俱被深誚恨終不釋也客怫
然曰是三人者過也將奚恨且湯氏端潔人也夙昔
與吾為貧賤交藉於寒涼而棄於溫飽已非忠厚又
見侮於二三子吾何忍遂召湯氏待如初
噫嘻予諗于世治其容而齷齪其行者何限湯氏一

婦人耳修潔可以徵貞溫淑可以徵度愛弛而不怨
覲閔而不困可以徵德世之號為丈夫者或未易及
哉

楮待制傳

紙

閩文振

楮待制初名藤及長為世用更名知白會稽剡溪人
先世索居山林無所聞於世幾與草木同朽腐歷前
漢有楮先生始以名顯至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有文
思善造就人材辟召徧天下使者抵楮氏見榜其門
曰文明基本歸以告倫倫亟聘之得楮皮者俱來倫
曰真良材也但欠變化耳於是刮劑浸漬漸見春容
方延館簾內知白聞而嘆曰以皮之陋且沾優渥吾
可出矣既至倫揭簾見之嘖嘖曰文明基本其在君

乎列以見帝帝嘉賞恨相得之晚起拜秘書省萬字
令尋擢秘閣待制日承任使蓋自書契既造竹帛
氏二族貴重於世者既數千年及知白用而竹帛
遂廢凡經史術藝百家九流之說皆托以行天下及
當代注記冊籍臣民文移簡札非知白不達也帝益
加寵待每中書令毛穎松滋侯陳玄萬石君羅文侍
左右必召知白至展其邊幅有諮議須令省記方可
施行帝加其潔白戲語陳玄白江漢以濯秋陽以暴
若知白者可謂乳氏之徒矣而卿與之反何哉玄曰

知其白守其黑臣得自全之道焉皦皦者易汙臣懼
知白之不終也帝笑曰卿不加汙誰復汙之玄頓首
謝一旦知白侍經筵屬微風神思飄亂不定帝曰朕
固知卿體薄不耐風今加卿節鎮俾邊都護領之卿
無患矣知白叩謝曰臣辱荷厚恩敢不竭方正之節
捐菲薄之軀以死報陛下士有以文辭授知白者頗
涉謬惡知白怒會召曰懇帝曰臣精白一心仰叨任
使者數十年每願得嘉言醇文推明義理以淑人心
以翊世教以利益國家庶不忝此一生今狂生淺夫

任情謬惡臣一被汙辱欲雪無由誠願陛下下一申文
字垂謬之禁以隆古道以正士心以亮臣區區用世
之忠帝從其言且惜其蒙辱命儒臣撰悲刺藤文以
舒其憤知白才博而通推其餘兩賜可蓋風露可幢
豎可屏揮可扇觀美可圖畫無不能為者夫子所稱
不器庶幾近之晚年就眼族子曰麻曰桑曰竹曰蘭
曰救布曰魚網並出蔡氏作成世又稱紙氏繼知白
大周於世傳嗣不絕其號銀光側蒼羅文王板蠟牋
烏絲襪者間好五采尤為世所愛重云

蘭莊子曰予讀楊鐵史石丈人錄謂石氏文面之垢
可磨以去而惡文辱藤不可再雪至乃暴耗之過徒
天開剡野舒元輿為之悲而吊以文嗚呼知白之愬
帝帝之為紓其憤心事了了千百世之下聞之者可
以懼矣知白而可易用之以犯鐵史元輿之遺論哉
然進身之曰仕之占也衛卿可不得而彌子不主齊
祿可辭而右師不可與之言何者慎所曰也知白洵
賢而蔡璫曰之以出果孔孟之法哉噫縉紳克廷賢
如知白不蒙引手之德斯又誰之過也其不內愧蔡

矚千古氣凌霄漢安能與世之隨風浪蕩子食太乙
餘糧如鼠矢飲生醎湯如溲疏徒飽膈膈摩大腹
皮牝牡蒙然同乳腐於覆盆之下哉矧生而無名
異世何述乃製穿山甲操落鴉爪槌以三稜青箱子
貯玉屑水銀屑鬱金屑五色石脂為贄去從磁石山
黃石公之後黃精者游會精方與其弟黃岑黃莖黃
丹黃蘗坐秋石亭為菊花宴席陳伏龍肝鹿擘猪懸
蹄川烏肉石蓮肉青蒿木瓜酌雀尾蟾酥酒有郎君
子入報精酌畢句撲衣出見引入席命侍者麻黃兒

石黃兒納其贄岑笑曰人生巨細辛甘有自然同者
此賓郎與兄五味相合若岑輩不免苦參商也數日
精以草千里及門乃登絡石芸堂召草飲川芎茶出
所藏蓬莪術蒼白術二書及太陰玄精經講蛇蛻蟬
蛻之法又授續隨子金櫻子蓖麻子各一卷新真子
蔓荊子芫薹子地膚子各二卷使求破軍殺大戰敵
之要復命其披龜鱉甲執鐵線鎗跨號飛生名海馬
以馬鞭策而馳習攻殺擊刺之方草兵別經法既精
嘆曰今見吾師句草實若天仙騰大空不覺雙眼空

青矣身告曰家有慈母當歸侍養精許之贈以丹參
石髓菑根石棗五靈脂且曰子知母意乎吾贈子諸
貝母見當喜草拜受貯之白笈中飲地黃酒數行而
別由海金沙州逾凝水石獨行回鄉山所贈陳皮几
上母見草果喜草至孝母嗜羊桃鯉魚膽走滑石求
桃鈞淨江得鯉魚剖之有石膽母食而悅母好花卉
草結玳瑁為欄疊青蒙石桃花石金星石植芍藥牡
丹密蒙旱蓮款冬花及仙茅仙木苜蓿首菊藿芫
菁紫草石菖蒲時冬月積雪母思見紅花草曰今百

草霜嚴繼之滕六句天氣苦寒獨甘松卷栢竹葉尚
青耳安得花椰子之事親然不可不效哭竹漉血之
誠乃於天麻黑時海月初升天南星燦設白青石腦
爐爇沉乳零陵香雜以蘇合降真香叩烏頭頓何首
祝曰天門冬閉地骨鎖陽桑已脫乎白皮地不容乎
萎蕤豈當瀆悃輒用白前顧慈念之占斯寔子憂之
及已覲張地膽借運雷丸石劇水蘇飛丹代赭用慰
急性仰戴桃仁明日欄中羣植紫蘇諸木香散漸吐
花蕊旋覆花關母携侍兒女萎女青玩以為樂里人

陳思安語其友徐長卿相子仁曰昔曾參純孝今見
此人參不過矣草聞常山查氏有女貞實良達求靈
砂劉寄奴行媒聘以黃環青玉鐲金銀花白花鹿茸
襖紫藍遍地錦裙女名玉英喜飼石蚕嘗與其妹紫
英白英採桑於石南桑耳園有桑寄生地榆樹穿榆
皮採其葉盈小青籃而歸有風鑑胡豆子者號鬼目
先生遇諸塗玉英婉容白歛眉感蚕蛾頰如橘紅嬌
羞欲避相者曰此女舉止實殊殆蓬砂仙人掌上珠
也他日當出色女苑自是深處蓮房輕粉車脂不施

于面有贈以天花粉玄明粉鍾乳粉各數匣松香脂
數十斤者悉與二妹惟取剪刀棘針赦日線專事女
工明年草奠鴈肪親迎來歸善事慈姑嘗曰婦人而
不守宮闈之職順惠姑嫜與鼠婦何異草喜曰今得
賢婦雖百兩金不足貴之矣既而母患澤瀉加赤地
利請醫丁公寄診視驚曰首脉根浮矧人面遇疾黎
黑雖百藥煎服不效矣草懼狼跋走木蘭寺告密陀
僧畢和尚華澄茄曰母疾危沒藥可醫請遍禱毗梨
勒天羅勒元慈勒池德勒菴摩勒底野迦浮爛囉勒

諸佛及冷翠金剛

石楠葉別名

是夜夢有

翁持救月

杖以商實一升麻子一撮烏藥一服鉛一一粒授之
曰我天竺黃葉义也因汝祈益母壽賜以此藥對証
更求牛乳馬乳羊乳石乳飲之疾愈矣况汝母天壽
根未盡奚慮邪及寤如所言果愈妻以姑活造半夏
麩瞿麥酒烹羊蹄槐鵝抱雞肚脰石蟹採大棗芡實
曰陳於前曰姑獲復生此安息香醪勿辭五倍飲之
未幾庭中產五色芝會赤車使者徵草孝廉為葛上
亭長長亭厯三年不以微銜廢學每夜以薏苡仁為

小箕盤記數讀黃卷嘗諭其下曰昔者明王句不句
行旅蓋以經營實資國用凡客商陸走野駝負債聽
其往來宜諭使預知句子輩不得有阻人甚便之擢
官桂林郡都管兼理青鹽食鹽戎鹽事郡中金牛黃
帝祠有鬼督郵為祟夜聞春鬼曰蒺兎箭能殺人草
召白礬洞道士蒲黃號獨脚仙者用丹砂書五色符
治之遂絕會西羗狼毒脅其種沙參玄參赤小豆山
豆根白扁豆海豆寇境草曰吾寧使此羗活耶召幕
下陸英金牙赭魁麻勃馬唐海桐皮高良薑整兵以

出誓曰進則防渠退則防已共厲桂心除此及側子
草揮巴戟策千里馬句兜鈴一振遂出麥門句冬寒
方盛啓葫蘆芭吸菜豆地漿酒奮擊諸羌大敗之會
蜀胡爛角蒿玻璃鬼釵帥諸首施耳博落迴狗舌必
似勒膚青波斯礮扁青金線礮綠青柳絮礮暈石仰
天皮及其別部蓼蕎車渠鱧腸鹵醎耕香仰盆地椒
菩薩石并邀致北番難火蘭故炊帚衡洞根蓋藥翹
搖土芋筠醫鎗墨刺蜜陀浔花茅香花諸種合兵助
羌草裨將毛蓼引前部石芒石尊馬銜方解與前胡

突戰於長松嶺蓼敗績死之初蓼出軍別其妻艾蒨
香以珊瑚簪金釵股誓曰倘不吉祥奴會子於地下
及是家童乘荆奔歸妻問荆知蓼死入室焚鴉車香
題詩東壁土曰王孫離隔遠古鑑掩光明願化婆婆
石郎耶草共生遂自縊死繩下草督諸將石藥烏韭
藍勝姜石秦苽秦荻藜及其從子甘焦甘藍奮鬪深
入淋石之境靡蕪湍地忽土落句草陷銅鑛石澤中
時天暮澤濛暗不能出詰旦陽烏方升草被執以歸
欲妻以阿魏氏女大罵曰恨不聚枯柴句胡孽俾一

燃而盡安能配汝狗脊奴求獨活耶羌胡怒幽之白
羊石洞尋移黑羊石洞圍以白棘畜獨脚蜂赤翅蜂
號曰蜂房宿以石牀有烏蛇白花蛇穴牀下遂呼草
為蛇牀子初啖胡桃肉枸杞子乾葛根有仙人草菴
間子者以銀膏鐵華粉和茅根石香葉為丸授之曰
知子無食子試以此神丹日一含旬生不飢矣久之
不死羌胡異之移土紅山之紫金牛岩不設地防得
鬻子粟粥食之鄰婦孟娘向菜傭黃脣兒妻也日餽
以白莢皂莢白芥荊芥茅膏菜欲以寡婦薦寢草謝

絕之自吟曰百年迷迭玄黃內謾比朝生暮落花忠
義合明金石眼龍珠肯混井中砂甘焦等敗奔聞蒼
石洞白師子先生有神術往叩之得百草灰飛無風
自搖二法潛入降胡夜代胡兵搖金鈴子得見草合
謀以黑麻絞玄胡索繫鐵精鉤名曰延胡索以芒硝
朴硝為火砲伏翼兵於郊夜半擁草出岩揮砒霜砍
馬刀斬門突進羌胡驚亂躑躅焦茅施索干鉤吻皆
就執以白膠膠髮獻俘于朝帝休詔遣紫袍使石中
黃拜草天雄軍節度使祀毛蓼夫婦廟號烈節先是

硯砂有田螺田麻之利部民滕黃二姓相競有黃寮
即者名連憤曰我英雄黃氏世尊為大黃號我為鷹
爪黃連彼雞公滕氏不啻雀麥藥餘耳當不負荆瀝
腹蛇膽於吾前乎不然定粉其族乃帥在野豆黃氏
人黃氏蛇黃氏姜黃氏共滅滕族獨遺老夫婦復生
二子曰老陽子曰老陰子至是求耋草曰昔孔末幾
絕孔氏幸仁人天佑巨聖子孫不巳得孔公孽嗣以
傳百葉按開里志五季有孔末者實非聖裔欲冒封
爵乃盡殺諸孔獨泗水令光之妻張氏有子
終九月秘養於外氏夫孔氏湯後殷孽也汝滕氏文
溪周時乃得嗣爵

王支子豈當全竭其後吾為汝零餘子雪其恥遂捕
殺連及在野諸黃以山桃集之大儒牛夢向子不肖
嘗從木賊盜人杉材楠材蘇木黃檀木被獲草諭曰
汝甘為鼠粘子寧不使君子誚汝父為秘惡而上棟
實不正乎杖以虎杖取烏古瓦命幕官金稜籐籠其
首示辱里閭茹以猪栅熊膽俾并苦辛稜藤曰吾以
瓦籠子辱子甚矣乃寬之因感藤恩卒為善士山民
朱鱉兒事繼母孝家貧常於江中採出蘆菜易丹黍
米以為養草獎以百文青布古文錢二千緡有馬節

脚者竊人紫金紫珠粉錫被鞫不承草令摩厨如摸
鍾之法頓首曰使君照入肝瞻無漏情矣敢不伏神
明之見卒改行尋移鎮遂陽關封華陽伯加祿凡千
石邊民胡枯句梗化命部下沒石子討平之民婦白
丁香夫石首魚載蜀枿大鹽為烏賊艾葉者所劫浮
枿峽江丁香抱子泣訴捕賊誅之春月暖布東風菜
花盛開紫重紅茂葦草同青日出獵長石陂縱金毛
狗逐白兔藿葉中又嚙野猪尾得鹿良拔獸以歸道
遇筋子賊採地笋地楊梅曼遊為患盡擒之繼登莖

山望白雲孤飛嘆曰此雲與吾親舍其下比夜宿玉
泉觀夢槐角生花滿陰實可聚坐口占曰槐花庭院
白鮮皮半夏委蛇日又西雲母倚欄千里急孝烏梅
嶺不勝啼覺而怪之忽堂下萱草夏枯句草以為憂
再踰月城裏赤柱坊人唐夷果報母訃初母病查氏
聞人肉獺肝可療乃割股并求海獺取肝和蜜香海
粉煮鹿藥以進小愈月餘誤食大蒜而卒草聞訃蓬
頭垢面即日奔喪時西流大火秋草徐黃途中見薄
荷葉萍滿地芙蓉菡蘆無青邪蒿三白草益增傷感

淚沾孝子襟衫比居守靈牀下句鞋履未嘗聞作哀
思吟曰滴盡梧桐淚烏猿叫斷腸欲聞母聲慨安得
返魂香明秋突厥胡面葬率其百部鐵落留師窰沒
離黎青腰虫那耆悉阿勒勃號五毒草聖大王蒼耳
蠶雞脚草首穀精蠶鐵葛粉首乾姜蚕首明礬柘相
蠶金漿蓬蘽蠶號七仙草聖蠶王久適長驅踰境寇
急上起復草詔曰惟卿勤苦練達曩莫邦都咸子之
績乃今醜虜排華侵職土地迫甚舉朝都念子如不
出孰克逐折朕仰稽孝文久懷推轂卿其奪情揚起

奮槌胡根功成三賴名垂文石遠追管仲攘夷之烈
用副朕倚待之誠草上表固辭其畧曰臣某勵志若
耽思輸曲節願惟悲風延母之慘方切目相嗚咽之
情揮寸鐵粉飾太平非無心也念五母麻縗慘怛計
益决焉青竹茹毫菲質汗背言罔匪實罰獨自甘上
遣催風使態脂五加皮幣薰雙躡促之草具疏以青
皮封藁本累奏不允其友白肌句石郁句李仁勸之
曰子知仗大義乎今君遷子璧玉累加宜即從之苟
終懷膠固倘遭不偶句節操斯虧人得以善拒君命

訶子矣其依愚言用終殊譽草遂赴召陛見優殿上
賜醍醐酒侑以青蚨萬一千緡拜獨用將軍掛平
胡金苟印領神護兵百萬即日趨半邊山下大會諸
將諭之曰此虜當族赤句舉國遠寇譬諸木蠹木蠹
豈復能行今視其黨殆小兒群戲耳特蓬殺之何難
哉然我既入陰地句厥勿輕舉見腫消攻設伏零出
全退如怯虛讓實取以收坐拏之功此越王餘算也
汝等其來服戒務從節制併合心力必立香名乃分
遣都知兵馬使盧會秦懋白給巴朱杜若秦皮行營

副使杜仲石膏荆荃馬通師系石韋行營都監赤絲
施率夷石荆白薇徐李馬蝗蜺左軍中尉馬勃白楊
皮石青黃羸海螺麻伯黃白支右軍中尉越砥白昌
燕齒吳唐巴棘黃秣行軍總管羊實馬顛海蘊吳葵
華石垂白并龍葵梅實節度推官石儒金荃白辛黃
護藍葉實行軍總管馬蘭海蛤盧服石松胡萋葵藻
馬逢都押衙石芸褚實毛葭胡懋白藁荷海藻龍常
護軍蜀格藥華白特胡董夏臺竹付石腎越桃水麻
灰翟石耆各營領軍曾青石密白墜柳花石脾毛建

蒲公草鹿藿胡葱馬齒莧白苣水英蜀葵白朮胡豆
子亞麻子烏芋王瓜齊蛤石莖楊盧耳羅摩子烏蘇
莓各出駐布里瓊田土齒野蘭礪石地松路石棕櫚
等處軍中有石龍者虎膽蛇肝豺皮獐骨能飲鐵漿
吸石髓常跨白馬句目視千里 句光明不瞬人號大
風子又號馬月毒公草奇而問其能對曰龍膽如天
龍腦如鐵龍牙如蜂使龍留軍待虜一劍所合句子
孫不遺所謂剪草除根也遂與登括樓凭香麻石欄
杆望虜龍曰龍眼中無虜矣即拜調睡參軍酸棗仁

以其剛烈加號骨鯁元君草麻有白蒿者號抱靈居
士香附子為人恤患救窮一金不棄千金不取六計
靖百世小計靖一時隱居玄石山食薺菘服紫參飲
酸漿嘗戴白雞冠著書號雞冠子杜衡門不出草間
之由此人卧龍骨格也遣舍丸使者花柳時美中
別賫椽實甲香故緋帛聘之不至益符命又不至乃
躬頤焉對廬而談載以金鬼車至營中拜橐籥尊師
仙靈脾蒿令製大青袋皂角旗畫金蛇烏龍尾白頸
蚯蚓之形以馬牙硝實大砲號辟虺雷製赤銅屑為

銅弩牙名曰備身弩燕名時邊地蕪蔓蒺藜杷杷葉
上粉霜凝白塞垣衣薄士卒號寒並裹烏氊於是命
滇河潒列猪各白大壽吳引渡半天河屯營數日與
虜大戰百合已而糧缺蒿密令以燈心草麻油燃金
燈夜以石斛量禹餘糧斛若不足中藏硝石只以斛
皮量之將士聞有糧皆喜厥明各營吹鈴羊角犀角
鹿角句霜威方重草同蒿並披魚甲掣土馬駿跨之
率諸將會戰草馬先蒿遇虜發馳烏矢折傷馬骨急
取接骨木補骨脂隨骨碎補之蒿連射弓弩弦斷取

續命筒魏阿膠續斷復射虜大敗將士益奮突厥
白諸虜曰昨夜黑殺星夜見今日敗天公不祚
我也擊敗鼓句皮骨俱傷奔還營奪食攀倒餽飯盡
又千里水遠僅得蜀羊臬飲之隨竭虜困甚奔竄河
邊木林中草廐兵入林擒之虜奉烏金石琥珀漏爐
真珠瑪瑙青琅玕乞降草叱曰汝輩真土狗遇文虎
鷄鼠遭斑猫有死而已吾安用汝狗寶為哉悉執諸
虜剖骨路支解之比突厥曰汝亦支解句香丁湯
暫洗汝魚狗腥俟獻俘乃死耳以漆膠其亂髮披蝦

蟻衣檻車轄之即日凱還先以昆布列當日兩由跋
扈劫殺苗根作露布馳奏上喜勞以蝸牛千頭遣黃
褐侯麻黃牽牛郊迎父老皆伏牛以待上命斬木通
道燒堯納香薰陸香藹及草至異香濡鼻歸覲甘露
殿延入紫苑陳紫背金盤設雜香肴麋脂鹿肉飲
以詹糖香酒命宮人柳枝麗春葩花吹笙簫擊具子
岳拍檀香板教坊秦龜石燕設雜劇以白紙殼葳柳
葉中取黃鶯宿殼內和歌唱聲如絲簧佳景天和君
臣合歡清風騰播一時上稱草曰此我玲瓏霍去病

藿香別名也進封吳公賜班珠旒黃冕入則坐香蒲席爵
床出則張天靈蓋乘紫河車車前子葛藟馬芹茅根
茅各披鮑甲執木戟為護衛又建神屋生祀之御製
迎神曲琢青璞碧石為麒麟碣勒草功德號國老著
實之碑用垂千歲藹然不朽自是但呼國老而不名
封查氏雍國福延夫人數年草嘆曰久受尊名不祥
范蠡實假陶朱術以自全也今雖天王明聖非烏喙
之比然知朱此意斯益智矣乃自吟曰能看黃花了
楊柳木葉凋去為無患子泉與石道遙連瓠乞休上

詔昌侯魚伯實護送還鄉草為詩見志曰鉛白霜華
點鬢星歸來甘菊滿籬馨半生痛畜如天蓼十載漂
消似水萍思母寸心乾蠍螫聽人兩耳蚱蟬鳴謾言
煮石長生事且向巖灘覓釣藤子二人曰遂曰蔗俱
有陰命遂性苦介父子不無夷傷本草云甘蔗性反惟蔗
氣味相合向子孝父悅向瓜瓞不替云
蘭莊外史曰曩時賢梁聖垂志陶甄向立言梁云何
向若思梁人返之瀉龐向安常唐道焉耳故修祀如湯
向民望唐攸歸而敬止如文王向不慶梁厥民之時

叙素王纂唐述六經厥常列張向機漢的弗遠後來
揮蒺程朱有章唐苟弗視為陳言唐燁温大明唐斯
絳宮泰晉黎民壽唐黃河澄唐海宇又安向期生秦
人之俗回瀉于意漢望之表矣不爾則害成無已金
世亦胡治南朝裁然欲綜厥功豈俟續陳向師文唐
與湯耳惟其仰詹端方唐我誓王惟一唐矣疇弗許
洪唐範之攸叙而謝復古唐之殊勲也耶國老吳公
心迹所安向自良唐可章疇弗曰此盲孝忠唐迪德
實許孝崇唐參騫忠高保衡唐原茲有陳向自明唐

黃帝史記卷之五十五

師古之義用輝人紀句天錫唐嘉禎受王光祐唐爵
崇封君句達魏于罔窮世世啓顏句光祿南朝遠人嚴
稽自虞唐句安漢有齊響使人人程據晉豈不蘇恭
唐敬之脉而底至瀉也哉猗歟乃祖句挺南朝茲裔
賢寔乃矣農神錫類之慶噫遠矣傳曰君子陽秦類
用升明昌吳公維何句公務金長君子之類者乎史
脫晉弗詳胡士可元述式張素元金畧陳明遇唐後
之子孫句思邈唐陳承唐克全元起隋之烈將俾吳
公句孫光漢于祖其母徐敏齊隋之志哉

東坡為杜仲作杜處士傳綴藥名八十餘品為
文可謂奇矣友人屬予曰曷括藥部為之俾無
遺餘可乎不揆考本草得藥之入用者一千二
百餘品為國老世家義主忠孝崇人道也間用
別字或省字通厥義也論資綴古名醫幾五十
人昭從事也嗚呼效顰失邯鄲明若觀火豈敢
附諸杜處士姑愈於飽食而博矣云耳閔文振
誌

嘉州澤州堂邑廬陵者與人親近不喜散處採材為
窠聚族同居其種頗類鬱林之族獨為人所仰重餘
種流散東郊大野之墟新市平林之地有長腰者有
脩股者有腰細而形瘠者名號不一或曰螺贏或曰
蒲蘆或曰蠚蝮雖同祖而派別益分者也諸族並好
毒人而黃巖朱崖尤甚尹伯奇母謀殺伯奇有豐氏
子至其家母留之請去其毒繫之衣託以售讒吉甫
信之伯奇不能罪遂自死後漢賈萌起兵討王莽豐
氏子聚黨附萌車衛主簿嚴豐力諫以為不祥萌不

聽果見殺豐氏有號王父者聞而恚曰夫尹伯奇孝
子也賈萌忠臣也並以豐氏子而死使後世謂我豐
氏有殺孝子忠臣之名永永受人唾罵吾耻之矧天
地好生而吾族違之吾懼吾族之不永也遂戒其後
無使施不得復為毒諸侯並受戒自是人不相犯不
輒毒王且曰昔伊尹以滋味求進志利人也吾無以
利人如伊尹何乃相與攻醞釀之術以溜液為膏澤
并撤其露房入藥籠中可愈人疾有道士見王父相
之曰君有功于族且能致利於世當有王者興因大

豐氏之族於永世一夕王父夢黃纁輅車騶從百萬
輩各携異花簇擁入其家駭而悟明日筮之得易之
乾占者曰飛龍在天符在飛族然陽始萌芽應公當
有子貴不可言也而生壺伯有黃赤氣藹然蔽房戶
狀貌殊異體大而碩頰色炯然微青以蒼見者嘖嘖
曰此豐氏亢宗子也及長益端重有威儀出入不妄
間挾羣族游衍花川柳陌之間澹然無嗜好群族遇
人或不免狂態發壺伯輒叱止之人雖犯已漠然無
校群族愧服共稱為無毒公歸戴者日衆蓋有成聚

成邑成都之遺風焉群族忽自相雄長潰焚日甚老
成百輩竊憂之相語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今
吾族潰亂如此不已乃必亡吾聞治世立嫡亂世立
賢吾族莫如無毒公賢立以為主誰不服者亂斯定
矣僉曰都乃進再拜以告王父遂告壺伯曰羣族無
主擇賢惟無毒公為群心所服宜從衆望壺伯愕然
答曰不敏何脩式重不德之辱不敢聞命僉退明日
為啓勸進曰密勿無依悵久虛乎龍馭胥臨有紀竊
共效於蟻忱圖惟一統之尊彌此肆毒之禍睠言翼

戴續籍章封恭惟明公位下微聲無毒華胄有唐夢
協携花輔擁已蕃於騶後占符飛族利見尤應夫龍
興群志景從萬方翹仰漢宣木葉之字旋起側微周
武赤烏之祥卒膺荼毒花醜與葉烏豈如龍矧茲群
鋒交闞之秋竚待一王出鎮之力苟俾經營各定其
分庶幾咀嚼並獻厥功拙若投窓免受譏於神蹟幻
如吐飯寧見弄于仙翁靡關有衆之私實係無疆之
慶覬垂俯順勿執終辭啓上告王父王父諭壺伯不
得重違衆請乃下令曰靜言端已合遂封才碩念秉

勤莫終讓德寔願屯聚之衆共亮采納之衷毋惰課
功永延正統其議踐尊事宜次第施行僉相與定國
都建宮殿繁布金房疊構玉宇條上禮儀以是歲三
月上日備法駕列仗衛奉無毒公祀告天地即位於
玉臺之上國號大唐志先系也建元曰甘和追王先
祖尊王父為太上皇立皇后萬氏設百官立考課法
常朝應海潮一日兩御雖風雨寒暑不廢臣民各恭
其職上下截然罔敢紛亂民近幽俗誦詩畫茅索綯
之句亟其乘屋稠居國中春析夏罔猶有陶唐順則

之風國圍以城懼有踰越之奸穴門以竇出入不得
明行且先後有序上憶携花之夢乃下詔曰夫取下
奉上列倉廩以儲穀祿古之制也而賢者謂之厲民
自養朕用惕焉載思上聖嘗草茹毛民用熙恬竊實
嘉慕自今其棄田以為園囿凡作甘不得務稼穡賓
祭用酒代以玉露而殮饗糧儲悉取群花昔陳皇剪
綵亦足悅心而羯鼓之催實吾同國故事也宜定賦
名曰花課永遵詔制以應朕始生之兆由是舉國競
採擷殘花鮮蕊四取罔遺遠園近郊絡繹相屬多與

胡野蛾之黨相馳逐踰人垣墻爭春奪色時人故有
紛紛過墻春色鄰家之詠背岩幽谷紅芳未歇或踈
籬落英餘香可尋間得善為媒者轉致消息引羣往
來故野無隱美而國有餘蓄識者惜其括取太盡至
擬之為花石綱若宋朱勔之流蓋其性篤於奉上雖
三時驅扇兩股劬瘁不自為勞出作之頃猶喧然為
謳吟之聲不輟故先為主咬花趨衙供課孟東野黃
山谷之詩並實錄也以是知無為之治上之所感深
矣歲冬課程報就輒厄於燠逼並避樂土人宿取其

釀製而合之號曰花液散如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
潤髓滑蘭香世共寶之亦以上供上賞其利用之功
並復其身有渣滓亦納內府歲時黃祝粘固封緘罔
不需之而液味甘甚梅氏李氏及諸族子姓若酸澁
者得液漸涵浸漬久則變化其氣質並為佳品又善
和酒絕醴醖蘇東坡傳於楊世昌作歌有云真珠為
漿玉為醴蠟為耕耘花作米三日開瓮香滿城甘露
微濁醍醐清且歸功豐氏以為大豚監河侯焉萬皇
后居玉臺後宮逾年生子冊為皇太子既而連生諸

子稍長上皆錫之封國分其族王之當黻或團如冕
或鋪如扇各擁其王以去奸細或不利分封以棘刺
關於玉臺王子多見害者諸王之國各以家法從事
所至並蒙利澤上在位日久倦於勤勞方議內禪遂
以疾崩皇太子嗣位葬太行皇帝於甘陵上尊謚曰
統天萃聖至讓崇恬密皇帝館閣大臣稱天為哀誅
之辭其畧曰啓運以無毒以德而王也得孟子保民
莫禦之旨王子盡復為王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也
得周家封建同姓之制其下各勤乃事不惰其職也

而盤庚罰及汝身之戒為費辭王之所在無敢造亂
為毒法令之行也而秦孝公徙木立信之詐為贅疣
取多則飢取少則惰飢則不蕃惰則不力惟循中制
者什一之遺意也而堯舜輕重不過之法制輒為貉
桀而虛設嗚呼休哉兮神馭往而睿範永留兮斯秩
秩繩繩衍洪緒於億萬千禩其茲之繇兮後世稱創
業哲王亦必曰唐密皇云今其族益蕃封國徧天下
君子謂豐氏可稱有道之長矣

貧曰王者天下義主夫義者宜也宜民宜人詩稱顯
德帝王肇軌秦隋短祚其區孔穉矣蓋廣德者民之
趨也懷德者民之止也有德惟王天之順乎古之通
乎密皇氏弗圖厥族蔑毒即德幾易世類克流多澤
可謂邁迹自身聖哲共嘉者歟而統有弘業延休罔
窮可以觀理定矣矧章紀信度國用恬謐抱真靈者
及或載乎赧頽吁可悲也耶惟夫遐遺穡事雖幾辟
穀之智而生本斯隳殆非可訓者也

王樹者謝安處之庭堦視如子弟至今咏蘭氏必曰
謝庭厯唐而宋曰猗曰臬猗受知韓愈亦困窮愈曰
揚揚其香不採何傷蓋美之也臬為朱元晦友後病
歸元晦思之有願言托孤根歲晏以為期之句其冒
姓者楚有柰漢有臺晉有亭又有善釀者武帝飲之
甘呼蘭生而不名柰與桂檉同舟事君有濟川功臺
於章帝時遊太學與崔駰私論武帝善惡事聞下有
司臺自訟獲免拜令使亭好山水家有峻嶺茂林曲
水之景名賢王徽之庾嶽輩上巳日就亭觴咏暢叙

幽情以姓為名者有馬氏澤氏馬澤俱精醫善
療腫毒疼痛賽家廣積珠如粟談者求之散而弗惜
又有蒞芸蕙蓀皆近族也馨始生異香滿室人稱香
孩兒皆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流芳百世必斯人也
馨多長不伐既長聞木徂徠梅華竹直同道相友往
師之三人曰子幽貞雅淡和氣齷人予輩友也敢曰
師乎遂深相得號為四友時有嚴雪者倡黃老之學
草莽之士慕而變者萬計惟四友正色不動能耐歲
寒雪多方誘之自如也明春禁異學雪屏竄變者反

正四友名益重於世後木為大夫梅居鼎鼐竹以笙簧才官翰林馨獨潛修不出海與金利締交同心相規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金與蘭馨性剛梗每秋風起怒髮衝冠若聞鷄起舞狀文華一吐芳馨遠播人採其善不戴之首則佩之身奉以羞祀苾苾芬芬神明來格允大夫處士聞其名無不愛慕思友里有猶生使惡氣人不之近疾馨異已面斥曰人生當使人畏子之得人親媚無乃務為容悅乎馨笑而不答見者不平責猶曰遺臭萬年人皆掩鼻汝之惡也

有友如馨宜竊香自薰何乃妄議如此馨惡污穢有拔茹者必淨沙為地時進潔湯斯暢舒自遂不爾則形容就悴無他歸潔其身也夏月炎暑人有浼不潔者示以湯盤俾洗濯自新雖婦女亦沃以膏沐明德惟馨人皆頌其功秘書省有蠹魚為害上召馨拜掌書記害遂息曰名其省曰蘭省表馨能也功成身退優游林泉或仰登高山或俯臨深崖又或掃青苔坐白石澹如也閔子廣於取友邀馨語曰聞子芳譽願效同心之義尔香吐懷惟子之需敢不構莊禮子期

與俱化耶故署之曰蘭莊云
論曰仲尼聖也原與元晦賢也聖賢不苟取也而皆
取乎馨之先難乎其為馨矣然能衍餘芳馥書香無
辱於先使閔子樂友馨乎馨乎在友為益在子孫為
賢乎世之為人友為人子孫者能如馨焉可也
閔道充號蘭莊發蘭莊之旨者諸體畧備方叔
厚為作此傳其揮拓蘭之所以見取殆群言所
未悉也璞隱石鍾之味當益深指於斯乎

茅中書傳

柴筆

丘雲霄

茅君名聚字約之初為中山王護衛卒歲經烽刃有
死不去王嘉其忠分封其子孫共有疆土茅氏之族
遂廣焉歷勾芒氏祝融氏之世族類皆柔弱罔克任
事故無登用者及白帝西巡所過以肅殺為事茅氏
始化其習稍稍勁直可用而世猶以微族見遺秦始
皇時忌古史剛方不便事于是蒙將軍迎上意薦羊
氏居史館為中書以柔順便旨歷世因之遂為世官
當時無有知茅氏者茅氏不用散居南荒者反側不

常漢世祖興命伏波將軍討平之乃樹銅柱視功宣
天子之命令曰居夷者夷之居中夏者中夏之自是
茅氏據我疆土者悉風靡效順及宋以來欲史氏大
書以昭垂於後始病羊氏軟羨順從非古良史于時
有薦茅氏者乃遣採訪使以其先世為衛卒持兵必
招之一時連茹彙征上命爬踈汰其柔不克立者餘
悉以次整齊之慮其渙散不用命茅氏悉受約束詔
金湯侯以風灰玄酒飲之令醉乃梃之少剉其剛悍
之性明日即拜中書果丰神勁厲大非羊氏所及羊

氏自此不得職因訴其世居史臣有功與茅氏爭位
上遣石方鎮烏中丞白內翰治其訟三公會辨于庭
謂茅氏剛而踈可大受而不可小知羊氏柔而密事
無纖細未嘗糊塗宜各錄用以器其材上可其奏于
是並位中書焉

體文之國不賦可大受而不可小賦羊為桑而必事
上蓋以之難意中必由之歸成其為三公會難下其
力自此不異難因信其世也史曰本必與樂於其也

文信侯傳

圖書

丘雲霄

文信侯者姓石氏名方字文古先世事混沌氏兄弟
分鎮諸嶽嘗從女媧氏立大功封爵不及遂隱焉其
族由諸鎮居布天下五方殊習而氣類遂分家于越
之青田山者其本宗也子孫視他族尤為溫克秦漢
以來朝廷聞其賢遣使奉金聘之既至質而少文因
未命官乃痛自琢磨日就規矩而習好古史籀氏書
於是文雅日著上悅賜之彩命就史館授著作佐郎
於時國家有聘問交鄰之禮於詞命經其潤色者益

信重於其國天子以善於其職封文信侯食邑南方
雅好仙術於是辰州貢丹砂蘄州貢艾他隨方物或
貢鶩翎貢絮貢草麻貢芝麻膏以供丹事乃鑄顏渥
如頰如見者咸愛重之而朝廷信任益篤但性剛或
館寓不得其所輒怒自傷由是寵任少衰間取有庫
君子孫之齒者與木氏代其職而規度悉遵石氏無
能改於其業而石氏世官亦罷置不常他族間有文
彩精粹賢於本宗者率多取顯于時不廢其世爵至
我

皇上特起金氏為之專從事上鄉執政者有密聞許
直達禁闈而其職益重矣

以自表黃帝欲衣裳而治以未得分任為憂聞龍精
子各徵至賜湯沐三俯而三起帝手携視之喜曰此
經綸之才也他日黼黻皇猷其在茲乎即納宮中命
元妃西陵氏館之密室朝夕躬往候起居從所性以
進食愛護周至既粵月龍精子重感恩禮恐難其報
乃絕食遷坐而紬繹之言於上曰臣願陛下蒞朝廷
承祭祀有衮冕文章燕享聘問有纁幣出入有以建
旌旗御車馬俾四女五子六相諸侯凡貴人達
官皆被文繡授班白之民以維杖臣當竭心思為之

死而後已上大喜曰不圖子為用之至于斯也行期
被之絃歌以昭殊勲爾時有暴室番夫謀將污蔑其
素節而羅織之者龍精子先見乃變形學飛升之術
然其心戀戀於上不忍遠去也所生子曰媿曰螻曰
蚘曰蛹曰蚘皆上所賜名不墮父業上許民間得從
便招致由是龍精氏子孫布滿天下綿綿日蕃惟疏
夷狄自漢長公主釐降單于移其製作以行冒頓見
而竒之自後邀請絲通不絕宋之末造將輸平於契
丹未成或進策曰漠北苦寒人裹氊羯罕御中國衣

寇之美欲調和者宜莫若龍精氏所為宋天子可之
克汗果悅而盟遂定說者以為是時得珥金華之禍
龍精子經緯之功居多云龍精子狀貌肥大潔白惟
足弱不良於行性質訥亦柔懦少剛然人之識與不
識皆謂其溫和可愛得內交者卒歲無憂焉故先王
詔後世養之不衰不以常材待之也十四卷四十一
傳者曰龍精子不佞不捷寄生於人苟無人飼之則
窮餓而死方之健步善咏嬌聲美色若粟留秭歸者
若無可取也然其才實能經綸天下而救斯民皴疾

之苦名聞猴狄為中國增重大矣哉其功用乎彼其
健步善咏嬌聲美色若粟留秭歸者竟無寸長資益
於世用其賢不肖亦遠矣吁觀物者果尚實用邪抑
尚美觀邪

清虛先生傳

清虛先生傳 風 毛有倫
先生空谷人也與麗香公子飛白散人玄明高士為
友甚相得三人者每感其吹噓之力惟玄明稍以高
自據先生遣弟子山雲遮道而進將掩其不備以玷
之雲至玄明歛容問曰子欲朦昧我耶雲曰非弟子
之浮薄敢與高士抗實先生使之來耳先生樂人之
從高士願精明自勵不從之而迷何相忤耶玄明曰
先生固東西南北人也其循途守轍之士安能順之
且先生行必萬里急則怒號其性恍惚令人不能把

清虛先生傳

風

毛有倫

先生空谷人也與麗香公子飛白散人玄明高士為
友甚相得三人者每感其吹噓之力惟玄明稍以高
自據先生遣弟子山雲遮道而進將掩其不備以玷
之雲至玄明歛容問曰子欲朦昧我耶雲曰非弟子
之浮薄敢與高士抗實先生使之來耳先生樂人之
從高士願精明自勵不從之而迷何相忤耶玄明曰
先生固東西南北人也其循途守轍之士安能順之
且先生行必萬里急則怒號其性恍惚令人不能把

揚是以麗香公子觸之而脫冠拜謝飛白散人遭之而委身如狂先生且以為鼓舞之術而不自知其嚴子亦知之久矣子以輕清之才必有覆護之德幸為我解焉雲曰高士誠明見萬里者其如前驅實無定蹤倘解高士之圍必被掃逐言未畢而先生至雲乃避之先生復就焉雲又避之如飛先生怒而追之雲乃散去先生怒益急山鳴虎嘯石走沙飛江湖作濤天地震動雲懼盡其族而復請命頃之飛白散人嘯舞而至與先生相翱翔而問故先生號呼道之飛白

拍地而笑曰玄明乃公之良夜友也胡相厄哉遂挽先生訪麗香麗香方苦寒如沉醉狀傾倒欲眠先生扶之而麗香益搖曳不寧惟顛首而已飛白亦擊其額而侵之麗香力不能勝乃微告曰二公少避其即醒矣飛白乃避地先生亦息焉麗香遂振衣而起含笑相揖既而知玄明之外見乃赧然對曰吾四人者天地之秀也安能缺一哉其傳世幾葉支衍雖盛使無玄明公照顧則皆影滅矣况玄明亦與二公有光何獨避之飛白亦笑曰玄明雖有缺處亦頗明白可

接先生乃和聲然之令雲去側而請焉玄明至交好
如初情思相合心膽相照終夜依依密不忍舍自是
以為常每至曉玄明扶雲西歸惟麗香則與先生倚
欄相笑而已先生威蓋天下而不徵諸色澤及萬物
而不見諸形然晚年亦性暴好殺觸之者股栗犯之
者容稿此其所稟之氣然也天下之人想像其丰采
而不能物色之故稱之曰清虛先生云

麗香公子傳

花

毛有倫

公子世傳春申君所生而又曰大樹將軍之別枝皆
未考然其為人色艷質美人咸愛之與清虛先生交
先生每狎之公子必佯狂而舞及飛白散人至公子
必傾心飽其慧而低首不言若曲腰向謝之意玄明
高士笑而問曰子非賤也遇清虛而即舞子非貧也
見飛白而多貪吾甚昏於是公子笑而答曰以子之
明不能亮察我耶某奕葉聯芳身榮朱紫根據封土
孰能搖兀但清虛先生善教人故某一相接遂胸中

道理勃然萌動是以不覺其舞蹈耳至於飛白散人則輕狂無藉人也得借一枝便各繾綣且欲相壓令人心腹不能自露况稍得意瀰漫天地之志欲使萬物皆出其下其以一介之資安能不順受其澤耶明日玄明以告飛白飛白怒罵曰公子出身草莽令色美世某雖輕狂力能屈之使不見天日玄明懼求解於清虛清虛飄然而來以和氣勸飛白飛白意乃釋且謝曰得先生之解不覺黜化矣公子遂洗容出見不動顏色飛白愧披拂倒地不敢仰視且自釋曰欲

使公子流芳耳敢有涓滴之累耶自是飛白甘為下流不復與公子比肩矣玄明知之亦負慙自蔽者數日後形迹稍露乃踰墻一窺公子之影公子挽清虛顛首招之玄明偃僂而來且掩其半面以謝公子曰某與高士形影相隨何避嫌之有乃席地而坐終夜依依至曉而散識者謂公子有容人之度良有以也公子少時為婦人女子所悅有粧殘者必損已以觀之清虛先生每戒之曰子為色所累必遭夭折公子曰今已衰老矣大丈夫寧寸斬焚身豈死於兒女子

之手耶遂謝事甘朽林下其族亦漸見零落後青帝
宰世公子之子孫漸盛支宗繁衍不可勝計然成之
者清虛與有力焉而玄明飛白特徃來一親近而已

飛白散人傳

雪

毛有倫

散人乃神仙者流性喜寒為人灑落絕無查滓四友
中獨與清虛交契甚不值於麗香而於玄明則淡淡
相安而已一夕玄明方出遊麗香候於墻陰猶未相
接而清虛先生搖麗香之肩而問曰玄明今夕來否
曰未知曰子慣為玄明影射曰玄明家於東海其來
也踰萬山渡長水所至之地蓬華皆輝其生於斯長
於斯進不能前退不能後所知者不過撮土之區耳
而玄明之來否安能逆觀哉清虛不悅乃使人促散

人至敬入達其僕霰子先報曰余將六出矣頃之前
呼後擁結陣而至如術杖疾走不聞行聲見者皆凜
凜貯目而視玄明知之中道而避清虛以為得計狂
蕩不能自禁麗香垂首斜欹若有怒意噓氣成霧直
浮青霄玄明知之乃乘呼挺身而出與飛白相對飛
白亦仰視玄明輝光相盪似有爭意玄明讓曰吾二
人者不擇富貴而子入長安貧者感頓何不仁也且
白占田土不擇高下雖不潔地亦委身親之何不義
也人皆上進而子獨甘下賤雖公庭之前萬舞自得

何無禮也辱泥塗投井壑而庭除之前每見侮於童
子何不智也積厚於山誇耀於世方見重於人人皆
稱賞而畧受温存去不旋踵何無信也某之所以避
子者誠不屑見子耳豈有所畏哉飛白乃回首應曰
子真蟾蜍耳胡不自鑑敢與某比某之術倏然而滅
倏然而成清虛且讓吾之神剪髮不足以盡巧飛絮
不足以象容麗香且讓吾之妙子何人也昭昭者未
幾而昏昏者繼至安能若某之所至旁燭無疆孫康
得以夜讀李愬得以擒吳偉烈清輝舉世稱瑞豈不

壓倒元白耶清虛曰二人凜色交射各爭榮彩乃與麗香從中解分散人笑曰玄明以滿足自恃耳玄明亦笑曰飛白以撒潑自放乎麗香曰二公之才皆瞠瞠乎不可尚者正相映以揚休光可也而乃爭高下間執二人感而謝焉遂為莫逆友自是宇宙重光皆二人力也後散人遇詞客於庭中客曰渴想公久矣公能爽吾憤耶散人不應客怒令童子掃其黨而烹之散人知不免乃投於鼎鑊尸解而去時玄明在上麗香在前而清虛往來於左右皆不能挽而留也

玄明高士傳

月

毛有倫

高士生於東海而其長也又涉於西海轍迹遍天下人皆仰之未有一登其門者惟唐玄宗幸其第遂有廣寒宮之名高士為人丰采無比圓神不滯且識盈虛之數不以顯晦介意清虛麗香飛白三人皆親炙其輝而麗香尤一步不忘焉清虛飛白忌之遂加以屈辱之苦麗香望救於高士高士自晝至暮始素服而來麗香方負罪鞠躬叩首以謝而高士惟冷視而已不能扶之起也麗香怒曰高士以經天緯地之才

昭明洞察之德乃不能驅清虛於空谷掃飛白於炎
方使我草莽之士垂首喪氣於此耶高士曰居吾明
語子子非歲寒材也求免於飄零足矣而欲拔萃以
取榮哉麗香益怒復求解於清虛清虛不覺大笑奮
然一聲飛白驚倒麗香遂排脫而起自是感清虛而
踈高士矣高士一夕為陰謀所掩卒然臨之魂魄俱
喪平生所有吞併殆盡九州之人無貴賤無大小皆
焚香秉燭以救之而三人者則如常而已然清虛猶
凄然有慘意飛白猶黯然有悲色而麗香則迎笑而

問之若有幸其磨滅者既而高士幸完璧清虛飛白
從而短之高士曰麗香非有他也限於力也某與麗
香可以神交不可以力助可以形影不可以形求况
我韜晦之時多相會能幾何哉麗香聞之嘆曰一疵
不存萬理明盡者吾高士也向壓於飛白而不救者
亦限於力耳某誠菲才何以知高士之量尋續舊交
遨遊良夜或平原曠野或巉巖古壑或瓊樓玉宇或
紗窓靜檻四友無所不至所至之處則清氣鬱然非
尋常俗地矣然高士少時愛學美人眉麗香謂曰以

其之色得君之眉媚不可言矣至老年血魄消瘦每持一釣釣於江漢間飛白謂曰獨釣寒江寧舍我為伴耶清虛乃笑曰吾稍奮焉則公等或昏昧而逃匿或棄擲而捐軀尚能相安相得於宇宙間哉三人拱而譏曰願淡淡以交萬年一日幸毋相搏以至於是清虛曰戲之耳復叮嚀以為永久期與天地相終始

桑寄生傳

集藥名

蕭韶

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為人厚朴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允雌黃今古談論如玉屑狀貌瑰異龍骨而虎睛膂力絕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馬與劉寄奴為布衣交劉即位拜為大將軍日含雞舌香侍左右息幸無比薦其友黃蘗曾青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芪朮不可一日無者何相見之晚耶生即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鍼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求柴胡桔梗於道澤也

然好佛與天竺黃道人蜜陀僧交最善從容言於上
上惡異端弗之用繼而木賊反自號威靈仙與辛夷
前胡相結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柰何
生曰此草冠耳臣請折筭答之上大喜賜以穿山甲
犀角帶王不留行問何時當歸對曰不過半夏遂率
兵乘海馬攻賊大戰百合流血竭數里令士卒挽川
弓發赤藥箭賊不能當遂走或絆于鐵蒺藜或踐滑
石而墮悉追斬之惟先降者獨活以延胡索繫之而
歸獲無名異寶不可勝數或曰馬援以薏苡興謗不

可留也俱獻之上上迎勞之曰卿平賊如剪草雖絲
子吳公不能過也曰呼為國老而不名生益貴賞賜
日積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以真珠三斛買紅娘
子為妾紅娘子有美色髮如蜀漆顏似丹砂體白而
乳香生甚愛之以為牡丹芍藥不能與之爭妍也上
聞之賜以金銀花玳瑁簪月給胭脂胡粉之費一日
上見生羸憊謂曰卿大腹頓減非好色故耶宜絕慾
節七情薄五味以自養且令放遠其妾生不得已贈
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每遇秋風起取破故

紙題詩以寄焉詩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
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潔蘭憔悴
渚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甘
菊自重陽妾荅之曰菟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
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髮懶將青黛掃娥眉丁香漫把
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垂願學雲中雙石燕庭烏頭
白竟何遲天門冬日曉蒼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淚
暗垂輕粉面紅塵閑鎖鬱金香石蓮未嚼心先苦紅
莖相看淚更長鏡裡孤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

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於上上召之使還然生既溺
於慾又不能防風為寒所侵浸以成疾面似青皮手
如乾薑皤然白頭翁矣上疏乞骸骨歸上曰吾曩者
預知子之有今日也賜以仙人杖皂角巾神麴酒歸
家養老未幾而卒

作史君子曰桑氏出於秦大夫桑生桑白皮其後也
生蓋桑氏之養子曰以寄生為諱云有名螟蛸者亦
其遠族生少孤癸僅知母而不識父卒以材用於時
非所謂鄧林之挂枝沅江之鱉甲也耶其後醜於女

色甘之如石蜜而竟忘其味之苦于熊膽美之如琅玕而不知其毒之甚於烏蛇也寢疾彌年有丁公藤蒲公英者皆名醫授以百藥煎卒莫能療嗚呼迷而不悟遂致殞身哀哉

奇橘傳

棋局

王格

奇橘字平子其母江南民家女聰悟喜兵事方笄有相工指之曰是當產子為世聞人當黃帝征蚩尤歲徵天下驍雄備將帥之用而橘母庶幾一遇以顯其能竟以身女州岳不敢上橘母恙曰自天地開闢始有此戰而吾不獲與是命也夫命也夫遂教憤南走止洞庭上化為橘土人憐之不忍剪伐忽一歲所結實其中有一大如數斛留有老父見而異焉採剖之則兩仙人携嬰兒嬉其中見老父了無疑色相與談

話移時會其暮兩仙人別去轉瞬便失所在獨嬰兒
留老父所老父以予其妻鞠之既長方面廣頰黑白
分明性寬平不喜言笑然頗修飭邊幅外若木訥而
中實條理磊然不亂居常凜凜有戰鬪之意蓋其所
得於稟然也老父喜曰是子自奇士而又產於橘不
胎育因命之曰奇橘橘乃奏老父丈夫當有事四方
爲得爵爵處此作田舍兒老父益器之具車騎使遍
遊諸國時堯治天下有子曰丹朱好嬉戲聞橘名使
使召之至則居中甚親倖用事堯以丹朱故亦時時

使至前陰以兵法教之以備宿衛而橘之能益成於
是自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仙逸高向旅四夷之君長莫
不知有橘而橘又恂恂簡朴善與時高下至其馳騁
縱橫出沒變化不出几席而得開疆謀國之道則天
下之至神怪莫測未有加勝者與人處隨其智性雖
不喋喋事口語而臆對目攝盡使得所願每高堂與
室花榭竹窓或嘉賓客尊酒相娛樂多迎致橘橘造
必據上坐狎侮諸客人亦甘心下之悅時日廢不可
已事無所愛凡與橘一識面者輒矜詡曰余於橘分

誼他人莫及也其風流蘊藉能得人之情類如此碩
其人既兵家者流不能無陰賊嶮巇之習欲得其術
必專心致志惟橘之為聰乃可不然則橘亦厭薄之
不肯盡其技以是頑鈍空鄙之士頗竊非笑橘然橘
終不頽也及丹朱死舜之子商均亦與橘善而橘老
矣竟罷歸子姓散處郡國春秋時有居魯者聞仲尼
神聖往見之由賜之徒相與絀其藝以為下愚仲尼
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於是弟子稍稍禮
敬後百年孟軻遵仲尼之業疾處士橫議深詆毀之

然聞奕秋修橘之法能盡其妙處退然曰通國之善
奕也自二聖賢互推尊橘而橘之名益顯秦漢間海
內多故大寇不備其說厥族中微儒者馬融為造賦
稱其賢甚悉班孟堅論篤君子也作奕旨其言宏侈
有味哉乃後六朝諸帝及謝安王積薪顧師言日本
王子之徒皆傳其學而騷墨家若張說柳宗元諸人
著論稱頌功德者殆不可勝數蓋至是而橘之類愈
益蕃衍其與橘並稱而相頡頏者有竒象或以為橘
之弟故又稱橘曰大竒蓋諸竒雖其數各有所出而

穴間甚詿異之歸以告令而世復知有石氏其後南唐據有江淮歙郡太守始以虛中薦虛中為文有符彩好着綠縠單衣然在山澤久於國家制度罕合乃使其客李少微與之礮磨馬虛中為硜然變色客曰吾聞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君殆若此者乎虛中既至京師上聞之喜曰重客至矣召見秘殿虛中伸眉詣前直披腹心隨所任使意津津有以自得也尋拜即墨大夫而絳人陳玄中山毛穎會稽楮知白三人者皆已用事虛中與三人者

未嘗去上左右而後主尤留意文學寵任特至號為四絕天下亦謂之四友無何三人者相繼物故子孫以父祖積勞復見召用虛中老臣與後進雜處每嬰拂逆蒙渙忍心頗啣之一日上書倩客為撰草其略曰臣本伏產巖窟甘守鈍樸其地當連山蜿蜒狀象龍尾因號稱龍尾石氏而道險鬱絕鮮與世通不圖卒遇林虞轉偪州部謬得躋金門上玉堂承清燕荷陛下之殊渥遽令發藻濡翰以吐胸中之竒臣時誠離割裂不敢以尸素自怠今臣已老敝又苦消渴疾

膚剝角摧形色悴沮恐旦暮填溝壑不知瓦礫混體
乎初臣與玄穎知白同忝供奉而臣實為劣今三人
者忽並淪謝而臣獨碌碌自以為有磐石之固老不
知退塵毀之來嗟何及矣誠得還歸本土長保骸骨
臣不勝至願書上上笈曰虛中生平無一言昔石言
於晉石果能言耶愈益重虛中詔遣中涓給尚方金
壺漿可療疾者并賜休沐封臨淄侯唐亡後去民間
十餘年莫知所在宋興多有言虛中者子孫咸至融
顯矣

賁曰漢石奮父子皆以端厚不言躬行見重其主虛
中含玄養潤而臨事察察無脂韋之態豈其苗裔耶
司馬遷以石氏為篤行君子虛中近之矣

先庚生傳

釘

賈三近

先庚生出天干氏兄弟凡十人生行四名疆圉性純
火世居南方暇中讀易至巽之先庚三日曰道在是
矣因自號為先庚生生豐頭方額隆準貌相竒古人
呼為鐵面公比長挺然成立尤閑於俎豆禮祭春秋
時因二仲得從孔子游後門弟子以酒饌進孔子不
遇生不敢進其見重於人如此子曰吾未見剛者或
對曰先庚生子曰先庚生其殆庶幾乎必鍛鍊淬礪
乃成器也生堅強峭銳遇事多露鋒芒每語人曰吾

先庚生傳 賈三近 釘

黃帝史記卷一

早得從毛生當處囊脫穎去矣安能終瑣瑣與木石
居也秦併六國作阿房生蹙然曰惡用是磷磷者為
哉及後召若族十二人置咸陽宮庭中生不欲進遂
隱居大冶山不出漢興鄼侯治未央宮需生急謀於
人曰誰能為我致先庚生僉曰垂紮垂遂與友鉗牢
共物色生夾生來托鑽門令為先容見鄼侯鄼侯言
入乃入凡大厦明堂雕椽朱戶無不延生生一入即
使叛者合喬者平力蓋足以服其心也暨廢字大定
鄼侯首錄生勞白於上上大喜顧謂生曰朕得此定

天下猶運掌也因賜爵定侯割符錫券俾子孫世世
用之會大司農核海內戶口後晉生兼計部丞掌天
下民數登耗自十六至六十並皆繫之以故人無長
少皆識生雖悍夫武弁力能挽兩石弓不如一識生
間有不識生者衆共誚為曳白生所與往來談笑皆
鴻儒人以此益重生晚遇盧子盧子示以詩有氣力
龍鍾頭欲白之句蓋悔其見生遲暮也生屢與定策
居要路輒蟠固不解人或以詩嘲之曰莫言深處難
抽棧惟有羊蹄與鐵鉗生噉然曰人用我入寧我自

鑄耶帖不與較火定中居西鄙與冶氏熟冶氏得玄
真子授以水火煉形之術生喜曰昔人謂天地為爐
錘豈是耶遂盡其術日燥以離火鎔之爾赤也復翻
身入坎水輒嘖嘖有聲出益光彩洞徹人謂其得道
始信鍛鍊淬礪之說乳蓋有以中生矣生踪跡不一
或方或圓或大或小能與時短長或集輦轂或憑舟
楫或處殿閣屋廬間生性直亦有時用屈出則定業
處則懸高工作什器嘗賴生故人謂生用遍天下
國家定鼎初金母見生住冶城廬家驚曰此子尚錚

錚耶人始知生為鐵骨仙子姓因為鐵氏或曰生即
容成公或曰非也唐開寶間有兄弟六人俱青衣隱
雷霧中從青丘元老護秘書秦伐蜀賴五人力土拖
石牛成道秦賴奏功生皆與焉天皇抵今若干歲獨
生流行人間延年不老配支氏壽符生子孫尤振振
春秋以來代為世用人蓋謂成器利民之報云

冰壺先生傳

黃蘊

張應文

冰壺先生王齊者其先上蔡人也當神農作圖經時
版籍本在菜部中復遇后稷之臣米氏從燧人夏禹
之化以迄於成湯陶冶為媒而二姓好合於是乎先
生出焉先生清白天賦黃中通理外若菲薄肉實豐
腴與人交畧無甘濃態初疑其不理於口徐而咀嚼
之則真味溢出沛乎有餘惟習於苦節之士怡然食
貧終歲靡倦亦輒赴顯者之需輒能消其膏粱之癖
起自田家而素與高賢臣巫咸尚父姜子牙氣味相

接每會合必各致其能以交濟識者謂雖昔我傳說
奚以加焉間嘗以割烹要周公公以為五大夫供諸
醢人以備王之採擇策命之周公若曰我穆考文王
昌歎是嗜顯于西土在今予小子旦其承厥志求賢
若渴不憚吐哺獲茲丘園之英思皇濟濟可以羞王
公爰命汝宅采慎乃儉德味道之腴欽哉先生既受
命感公拔自草萊登之樽俎願披瀝以報由是日有
啓沃王嘉納之仍以須群臣承其風旨者殷俗之沉
酒頓醒皆嘖嘖曰向若早遇先生亦何煩作酒誥耶

及周之衰飲食若流公明儀譏之先生喟然曰肉食
者鄙墜子不足與謀遂不仕而逃於野土硯瓦缶澹
如也他日適魯仲尼深敬之每與共食必祭必齋如
也子曰吾嘗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茲得蔡氏之
子其庶幾乎俄而值陳蔡之厄偕弟子十人者從方
絕糧顏淵獨選先生以進夫子援琴而歌欣欣忘飢
文中子樂道河汾之間越公遺子食經子不受曰羹
藜含糗無所用也蓋其意未嘗不在先生云韓退之
為國子博士慎許可所與朝暮相對者先生而已語

在進學解退之齊名孟軻氏先生力也范文正公微
時日劃一粥為二以充朝夕斷斷兮每與先生同甘
苦後為將相負天下重望實賴其初濟礪之益民到
於今稱之先是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為翰林學士太
宗皇帝命講文中子楊素食經之說曰顧問古今人
物孰為膾炙人口易簡叩頭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
珍以臣所知有曰王齊也者近乎太羹不知有遺味
矣臣嘗寒夜困於杜康幸於雪月之中邂逅王生漱
以沆瀣茹以黃芽使臣之意也消爽然玉壺冰之沁

五內焉斯時也雖上兩韋鐘鼎之士羅八珍而鯖五
侯者詎能及哉屢欲作冰壺先生傳以紀其事而因
循未果也帝曰俞哉既而易簡竟不果作後有隱君
子聞其風而悅之乃為補傳

貧曰君子之交淡若水余視王先生面目嚴冷不以
軟美投人嗜好初若落落難合顧與之浹洽彌覺其
雋永洋洋美德乎有味其言之也柱下史不云乎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用之不可既其先生之謂耶一
仕於周陸沉數世而迄於有宋乃身隱而名益彰吁

嗟乎不有鍾期孰知伯牙哉

之出口必其無知用之不可知其失也

言外辨其意由心而和其言之也

然其效人皆知然其效者亦非合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